

北方文叢

# 翻身前的年月

周而復著



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總經售

翻身的年月

北方文叢

翻身年的月

主編者 周而復  
著者 周而復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五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滬初版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地址 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0001-3000(P.190)

目次

八月的白洋淀·····	一
海上的遭遇·····	二七
山谷裏的春天·····	四九
後記·····	一五九

## 八月的白洋淀

陳三赤着腳板，褲子捲到大腿叉那兒，手裏提着一個空籃子，像隻鴨子似的，巴達巴達地走回家裏來。一進門，把空籃子往牆角落一放，摘下頭上的白布包頭，揩揩鼻子上額角頭的汗珠子，很舒適地喘了一口氣，他正預備回到房裏輪到炕上去睡覺，突然外邊傳進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心頭不禁納悶起來：這時候已打過初更，村裏的人都睡了，有什麼重要事兒要這樣急着敲門？難道高家樓那邊出了什麼事？不會的，他們有事也不會敲門，只要在後院的牆上輕輕拍兩下便知道了。要麼，崗樓上的鬼子下來了，但深更半夜到他家裏有什麼事呢？他一邊思慮着，一邊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不是別人，瘦瘦的，高高的，一看就知道是村長劉福祥。

「陳三，崗樓上的鬼子下來啦，到會上（指村公所。）抓船……」

「船不是封了嗎？深更半夜抓船幹啥？」

「鬼子要抓，咱們就得預備，誰敢問他！要一隻大三輪，六隻小三輪，還要十四名船伙呢！」

「七隻船也不用十四個船伙啊！我看莫不是鬼子要出動？」

「就是說這個啊，我想這趟差非你頂着不可，有什麼事好應付。」

陳三是同口鎮的機靈人，從小弄船爲生，七七事變前他在大買賣船上當一名船伙，載腳運貨，從同口跑天津，那一趟也少不了他。日本鬼子來後，大買賣船取消，禁止往來，自己便弄隻小船，在白洋淀上打魚謀生。春天二三月一開河，九十年的旺月，他便同大夥鬧班子（一班子十多個到三十多個人不等。）拉大網，網點魚，一天掙個三塊兩塊錢，也勉強能養家活口。錢掙多了，邀個三朋四友，煮點魚，炒些蝦，喝這壓四兩白乾，都是他的東道，把一天掙的錢化得一乾二淨，滿不在乎。逢上什麼抗日工作，只要他能插手，無不忙在人頭裏。村裏大小的事，也短不了他。他能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就是鬼子他也會把他說得滴溜溜地轉。自從鬼子在同口按上據點，有什麼重要事，更短不了他。他現在是村裏秘密模範自衛隊隊員，是村長劉福祥的得意幫手。

陳三回到屋裏給娘說了一聲，包上白布包頭，和村長走了出來，一邊問道：

「鬼子可說上那兒去？」

「沒啦見。」

村裏的人都睡了，胡同裏黑洞洞的，只有在村中央聳起像個粗大煙囪似的大崗樓上，微露出一線燈光。這崗樓像是一個巨大的魔鬼，牠的陰影籠罩着全村，村子裏高高低低的磚房在他面前都顯得渺小，好像伏在地上似的。一看見這崗樓，連嘆口氣也不能盡情盡意，只好輕輕地，偷偷地。

他們兩個從小胡同裏走出來，陳三一眼望見大街口那棵大榆樹上掛着一個黑漆的圓球，和一堆拖拖拉拉的什物，他吃驚地站了下來，他附到劉福祥的耳朵上悄悄地问：

「怎麼，林貴生的腦袋瓜子還掛着？」

這是三天前的事。

住在同口鎮據點裏的黑田小隊長外號叫做活閻王，同口鎮一帶數十里地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活閻王。原先他是關東軍裏的少尉，去年調到關內來，打同口按據點那天起，他就來了。他因為在東北待了五六年，說了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換上便衣，誰也看

不出他是個鬼子。他就愛穿便衣，常常深更半夜，穿着便衣蹲在村口的葦子裏，聽來往人說話；有時就躲到老百姓的後院裏，偷聽他們談心，察看有沒抗日活動。他治軍表面很嚴，平常不准他的部下隨便下崗樓到老百姓家裏闖，要是他部下隨便搶老百姓東西，或者強姦婦女，只要去報告，他便是處罰。暗地裏他另外有一套：夜裏他穿上便衣，用鍋煙子往臉上一抹，腰間掖上一隻王八盒子，他從後院跳到老百姓家裏，從窗戶裏爬進屋裏，姦淫完了，他悄悄地回到崗樓上。村裏許多婦女就是這樣被姦污了，可是每一個婦女都不知道被誰姦污，也不敢聲張。什麼事不如意，他只要微微向你一笑，你就沒命了。鬼子兵固然怕他，白籬（指偽軍。）更是怕他。白籬在他血腥的手下蹲不住，三天前，叫做林貴生的白籬撐了一隻小三輪，偷偷向淀心裏划去，開小差了。活閻王知道，派了二三十隻船去追，追了十多里地，捉回來了。活閻王把他腦袋瓜子割下，肚子剖開，取出心肝五臟，在淀裏洗了個乾淨，便掛在大榆樹上，樹桿上貼了一個條子：

誰要逃走，這個的一樣的。



劉福祥聽見陳三問起這種事，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也附他底耳朵，低低地回答他：

「活閻王不叫拏下來，誰敢碰一碰，那你不要吃飯的傢伙了。」

「這小子要是道熱，連人帶船往葦子裏一鑽，小鬼子那兒去找？」

「可不是，要是和你一塊走，鬼子準沒法捉到。」

「那當然，不是我陳三誇海口……」

兩個人還沒走到村邊，就聽見噦噦喳喳的人聲，最高的是一個鬼子的聲音，氣勢汹汹：

——你的船佚的有，還要一個的有！

——還要一個的有……

其中滲夾着低微的求饒的話語：

——太君，村長去找了。

——村長去找，還有一個馬上就來，太君！

這顯然是村裏的船佚在懇情。

人聲起處是黑烏烏的一羣人，在微弱的星光下：看不清各人的面孔，只有一盞馬燈，在人群中晃呀晃的。

劉福祥怕鬼子發脾氣，便催着陳三，三步併做兩步，急急忙忙趕上去，遠遠地答話道：

「來咯，來咯，太君！」

那邊剛才懇情的人理直氣壯，聲音也就高了一些：

「太君，你看，村長不是把人找來了。」

站在那兒約摸有六七十個鬼子，槍上都上了刺刀，在黑暗中發出一道道令人悚然的青光。

一個軍曹模樣的鬼子，見村長來遲，餘怒未消，走上去就是一槍托子，劈口罵道：

「八格——」

劉福祥不敢吭聲喊一聲痛，也不敢動，他暗暗數了數船伏，十四個都到齊了，他勉強放下笑臉，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抱歉地說：

「太君，十四名船伏都齊了……」

「你的什麼的幹活？」

那個軍曹咆哮地叫着，舉起槍來又想往他身上打，正在這兒時，皮靴聲響處，出現了一個瘦子，扁圓臉，嘴唇上有一叢小鬍鬚，腰間掛着一把戰刀，黃銅練子叮叮噹噹地響，這是小隊長活閻王。他把炯炯的眼光威嚴地向大家一掃：像一個燙斗，立時把一切皺紋都燙平。

了；軍曹舉在半空中的槍狠狠地連忙偷偷放下，筆直地立正站着，噦噦喳喳的聲音，像是一刀砍斷了似的，突然完全消逝，鴉雀無聲，冷靜得可怕。

冷靜中，活閻王輕聲問道：

「船仗和船都準備好了嗎？」他的中國話帶有點東北口音，發音高亢。  
劉福祥必恭必敬向他鞠了一個躬：

「全齊了，太君。」

活閻王的眼光掃到陳三他們船仗面前：

「段村在什麼地方，知道嗎？」

陳三從那一隊船仗裏向前走了兩步，噙着嘴，彎彎腰，說：

「就在西邊。」他伸出手來向村邊西頭一指。

「唔」活閻王微微點點頭，又問：「這條路你認識嗎？」

「認識，認識。」

那盞馬燈在人羣中發出黃黃的燈光，地上閃着一條條筆直的人影子。

陳三的眼睛向村長瞟了瞟，那眼光的意思是：「老劉，聽見嗎？鬼子要上段村據點去集合，

今晚一定是要到什麼地方包圍游擊隊去，快點派人送通知。」當了三年村長的劉福祥，只要你眉毛一揚，嘴唇一動，就知道你要講什麼話。他輕輕點了一下，頭旋即對着陳三用嘴指着活閻王撇一撇，暗示他：「游擊隊那邊他去通知，沒問題，可是出發了，活閻王有什麼事，你得應付。」

陳三看見活閻王走到那一排部隊裏去，心裏不禁奇怪了：往常的規矩出發時總是滲雜了三分之二，或者一半的白籬，今晚却一個白籬也沒有。陳三心裏想：這個事情裏一定有鬼，和往常不同，相當嚴重。活閻王站下來，回過頭來對船伕他們說：

「你們先走，把船準備好。」

他們十四個提着一盞馬燈晃呀晃的走去，才走了三步，便聽見活閻王的叫聲：

「回來！」

十四個人轉身走回來，活閻王指着馬燈說：

「這個不要。」

村長知道小隊長怕燈光暴露秘密，走漏風聲，他把馬燈接過來，十四個人借着星光，反正路很熟，向村邊走去。他們遠遠聽見活閻王在給部下講話，噁噁哇哇，一點也聽不懂。

村邊是一片死樣的寂靜。

八月的白洋淀在星空下敞開她的透明平滑的胸懷，平穩的水面，如一片鏡子，靜幽幽的，一望無邊。遠遠的水中，隆起一叢叢黑須須的物體，裏面散發出星星一樣的燈光，那是浮在水面上的淀中心的水莊子。左邊一排像是一座水上屏風似的，是還沒穗纓的葦子，在水上高興得搖來幌去，吃醉了酒似的。潮濕的夜風徐徐吹來，帶來一陣淀裏荷葉的清香，沁入心腑。

陳三他們把橈掛在橈牙子上，船都攏到碼頭邊，一字排開，一個船上兩名船伕，剛安排好，活閻王帶着隊伍來了。他們很快上了船，活閻王帶了四個鬼子兵坐在那隻大三艙裏，便叫往段村划去。七隻船上滿滿坐的是鬼子，他們把槍抱在懷，眼光警惕地望著四方。橈一下一下向西划，跟着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浪花擴張開去，輕輕地拍著同口鎮的村邊的泥土，發出泊泊的音響。

船沿着淀邊向西划去，把同口鎮扔得遠遠的，划出約摸二三里路光景，矗立在村中的那座高大的崗樓也看不見了。

忽然，大三艙那兒發出低微的聲音，雖然細微，却是一種命令的口吻，很嚴厲的，這句話從大三艙那兒傳出來，由日本鬼在船上傳達給船伕，叫大家停下來，不要再划。在大三艙前面那條小三艙上的陳三，連忙轉過臉來問活閻王：

「太君，有啥勾當？」

「不要到段村去。」

「上那兒？」

「高家樓。」

「什麼地方？」

「高家樓！」活閻王的語氣變得有點不耐煩，提高嗓子，嚴厲地說，彷彿申斥陳三：「你難道是個聾子。」

陳三聽說上高家樓，暗自吃了一驚，他的手擎着櫓管，像一段木頭似的，一句話也說不上來，眼光瞅着北邊的高家樓。

今晚回家以前，他就是到高家樓去的。

高家樓是安新縣邊境的一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水莊子，敵人對河北大平原掃蕩了將近兩個月以後，安新縣抗日政府秘密到高家樓來開縣務會議，縣境十分之二以上的地方糧食和房子都幾乎燒完了，討論怎樣救濟災民，除了政府節約捐助外，政府出面向別的地區裏借，每人發五十斤糧食，先維持一個月，糧食等秋後再還。房子準備修築一些，調劑着住。因為高家

樓是一個小水莊子，吃的用的全要從同口鎮辦，陳三就是給縣裏買了一籃子白菜，青魚，鹽，油和開會用的紙筆，偷偷送去。那兒有十多個人在開會，都是科長以上的幹部，一點武裝也沒有，臨走的時候，吳縣長叫他明天還要送菜去——會沒開完，他們在高家樓停兩天。現在活閻王親自出馬，帶着六七十個鬼子，不是包圍縣政府是什麼？白籬一個不帶，在岸上說是到段村，到淀裏才說出是去高家樓，活閻王的消息封鎖得真够嚴實。現在在淀裏，四面是水，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眼看着吳縣長他們一個個就要捉來，像林貴生一樣，把頭割下來掛在樹上。

陳三急得心被人抓着似的，蹲在船尾，有點發呆了。

轟地，活閻王高叫一聲，陳三才從夢似的幻境裏漸漸清醒過來，他凝神地仔細一聽，活閻王那句是：

「你們那個認識高家樓？」

隔着活閻王兩隻船的船伏李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他這一輩子就是在淀裏打漁混過的，他剛要張開嘴想說他認識，見陳三從船尾站起來要說話，他就沒吭聲。

陳三說：「我認識！」

李英接上說：「太君，陳三的道可熟，他閉着，睛都可以在漩裏划船，要上那兒就到那兒。」那十二個船伏忍不住心頭好笑，他們知道陳三今年才是二十三歲的小夥子，李英走的橋比陳三的路還多，道那有他熟。但看陳三那股勁，要對付活閻王，大家不再說什麼，就會心的一笑，準備着陳三的「風」，他們來使「舵」。

七隻船靜靜地停留在平穩的水面上。

活閻王走到船頭，問陳三：

「有多遠？」

陳三裝出一付熟練的老水手神情，對漩裏指指點點地說：

「有兩股道。」

「那兩股？」

「大道，路遠，好走，十八里。」

「小道呢？」

「路近，只有八里地，可不好走，要打葦子裏穿過去。」

活閻王抹上袖子，看一看脈門上的夜光錶，已經快十二點，走小道，早一點到高家樓埋



伏，拂曉以前吳縣長他們這些「抗日匪賊」，便成爲他掌中的捕獲物了，想着勝利時的愉快，感染到臉上，噙着嘴，微微一笑，顯得臉更加扁圓了。他果斷地說：

「走小道。」

船都掉過頭，陳三的船划到前面去拉道（帶路。），活閻王的大三船是第二隻，其餘的船，緊跟着大三船，成了一條直線。陳三在前面的船上回過頭來對大夥說

「咱們大家賣力氣划啊，不要就誤太君的事。」

船伙們懂得陳三話裏的話，大家都鬆下勁來，李英在後面有意裝得七越龍鐘，有氣無力，慢騰騰地划這麼一橈，慢騰騰地划這麼一橈，橈板拍在水面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四散開去。

活閻王馬上禁止陳三他們用橈，大家嚇了一跳，以爲活閻王識破了他們的秘密，等到活閻王叫他們改用蒿，而且不准弄出水聲來，才安心下來，知道是怕橈板划水聲音暴露了秘密軍事行動。

陳三摘下橈，拏起篙來，他又招呼道：

「大家好好齊（撐的意思。）啊！」

活閻王在後面催促道：

「要快！」

「是！」陳三答道。

「不准有水聲。」

「是。」

七隻船的船伕都是齊篙的能手，一塊起篙，一塊煞篙，七隻船連在一塊如一隻飛箭，在水面上緊緊地急行着。

船上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只聽見從船舷掠過的水裏的魚吐着泡沫的小聲。

淀裏草墩子上的大雁，黑壓壓地一片，牠們兩個一對地互相攙着脖子在躑躅睡覺，一隻寂寞的孤雁，擔任着他們的哨兵。七隻船從草墩側面過去，孤雁發出唧唧的叫聲的警號，驚醒了雁羣，牠們抖擻翅膀，掠過水面，向星空飛去。

那個軍曹模樣的鬼子，見着起飛的雁羣，高興地站了起來，拍着掌，心想捉下一兩隻來，下意識地提起槍，不禁高聲叫出：

「哦，哦——」

馬上招來了活閻王惡毒的眼光，接着是生氣地對軍曹「唔」了一聲，說：

「你幹什麼？」

軍曹收斂面孔上的笑紋，立即伏伏貼貼地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好笑自己忘記了今晚並不是出來打雁的，肩上負着重大的任務哩。

迎面而來的是一片屏風似的葦子，兩人多高，綠苗苗的葦桿，現在正是它壯年的時代，「去暑寒來才穗纓」，它的頭還沒有白呢。

陳三站在船頭，看見葦子，心裏不由地高興起來。白洋淀水灣潤着這一個二三里地方圓的小葦子，黑烏烏的葦子當中，有條玻璃似的亮光，這是一股六尺來寬的水道，陳三把篙輕輕一點，船頭偏過來，他用手分開葦子，發出沙沙的聲音，水道顯得寬一點，他那隻小三艙第一個進了葦子。活閻王他們的船也跟着進來了。

一進葦子，像進了隧道似的，四周黑呼呼的，只看見密密麻麻的葦桿和葉子，沙沙的擦着船身而過。上面露出一線夜空，星星在眯着眼睛似的，一閃一閃的，這是唯一的微弱的亮光。水道很狹，只容得下一條船，船連成了一長條，像是一隻船似的，第一隻船走得快，後邊跟着快；第一隻船慢，他們也就跟着慢下來。

陳三在前面好像很賣勁，一會起篙，一會煞篙，用的力氣很大，甚至於累得好像氣都喘

不過來了，可是船走得并不快，他不時還停下來，細緻地把攔住去路倒在水中的葦桿分開。他看看船都划到葦子中央來了，他便高聲地招呼大家：

「鄉親們，這個道可不好走，大家要好好的齊，不敢含糊。」

李英掙一掙他下頰的小鬍鬚，意味深長地答應：

「咱們知道，你小心點，道不好走，陳三。」

「這够黑的，看也看不清。」旁的船伏也附和着。

第二隻船上，活閻王那一對貓頭鷹似的眼光，像兩道劍光，注視着陳三。

陳三把褲子捲得更高，一直捲到大腿又那兒。他迅速地起篙煞篙，篙子帶着水上來，弄得船頭濕漉漉的。他赤着腳板踏着濕漉漉的船頭有點滑，這一篙下去，把篙頭貼在右胸口拚命地撐，身子越來越往下，幾乎貼到船弦，一鬆篙，叮咚一聲，他掉下水去了。旋即從水裏冒上一個頭來，大聲狂呼道：

「救命喇，救命喇！」

一陣浪花，陳三不見了，水面歸於平靜。

船都停了下來。

大家握着篙，不知怎麼是好。李英在第四隻船上舉起腳尖來問：

「誰？誰掉下水去了？」

「是陳三，陳三。」

「快下去救啊，……」李英急著說。

「救人，救人！」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不由分說把篙往船弦一放，接二連三吓咚吓咚跳下水去順，着水勢，向陳三飄的方向追下去。活閻王站了起來，擺着手，止住道：

「不准下去，不准動。」

李英正想跳下去，看見前面三隻船上的船伕已跳到水裏去，而活閻王又在禁止，他便停在船頭不動。他回過頭來對船尾的小虎子點點頭，往水裏一指，吓咚一聲，小虎子也躡進水裏去了。活閻王掏出王八盒子來，對着大夥威脅：

「誰在跳下去，我就開槍。」

船伕頓時都被同船的鬼子無形之中監視起來了。

「開船！」活閻王命令道。

李英在後面指着前面陳三的船，接上來說：

「前面船不開動，咱們的船怎生走得開？」

「一個船上一個船伙，馬上要開！」

李英數一數留在船上的船伙只有六個，便說：

「只有六個人 不够使喚。」

「少一個不要緊，」活閻王指着軍曹說，「你撐！」

「太君，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啊，陳三掉下水去，還沒上來呢！」

「不管，誰叫他掉下去的，開船！」

李英馬上改變了主意，說：

「等他們來，船要撐得快些，咱們一個人撐，知道什麼時候到？」

活閻王急得老是前前後後望來望去，望了半天，對船上的鬼子嚼嚙了一陣，一個船上站起一個鬼子來撐船，還是催着馬上開。李英拿起篙來要起篙，他又煞住說：

「太君，咱們不認識這股道，」他轉過臉來，問別的船伙，「你們認識嗎？」

大夥說：「咱們沒走過，不熟。」

活閻王氣得一屁股坐下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約摸有兩袋烟的功夫，遠遠傳來水聲，嘩啊嘩啊，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忽然第一隻船上伸出一隻手來，弄得船搖來擺去，接着上來一個濕漉漉的人，一個一個，最後陳三被一個人拉着上來了，混身全是水，滴得滿船都是。

活閻王看看夜光錶已是夜裏兩點一刻了，他氣憤地走到陳三船上來，用手槍對着陳三的胸膛，陳三自然而然地舉起兩隻手來，詫異地望着他，活閻王一句話也不說，把眼光集中在一點上，注視着陳三，半響，看陳三鎮靜地立着，他才吐出一句鋼一般鋒利的話來：

「不准再掉下水去！」

「我也不是有意地，那不是跟自己性命開玩笑，燈蛾撲火，自找死嗎！」

「不管你有意無意，再掉下水去，就槍斃你！」

「是。」

「立刻開船，跟你三點鐘以前到高家樓」，活閻王把夜光錶指給他看，「還有四十分鐘就是三點，遲到一分鐘就槍斃你！」

「是。」

活閻王把王八盒子放在槍套裏，回到大三艙去，船伙們也都回到原來的船上，拿起篙來，往水裏一摔，船在葦子裏前進了。

陳三一篙摔到葦子裏的咕叮窩裏，五六隻咕叮從葦子拍着翅膀，驚惶地飛走了。船從葦子裏撐了出來，眼前又是一片開朗的明鏡似的水面，遠遠一片含苞未放的荷花，好像千軍萬馬似的伏在水面上，却靜靜地，散發出來一陣陣荷葉的清香。

往常陳三走這股道，順着荷花淀向高家樓划去，要走老半天才能看見高家樓，今天這股道彷彿剪短了似的，沒有一會功夫，便瞅見水面上隆起的那個黑須須的水莊子了。

他不相信似的，再往前看看：眼面前不就是高家樓嗎？他想把篙起得慢一點，手裏拿着篙，慢慢在船弦上踱方步，可是今天的船有意給他開玩笑，你不撐，也還是向高家樓流去，而且很快。

他簡直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只是習慣地意識地把篙子又摔下水去。

活閻王看看前面有莊子，估計差不多快到了，又掏出手槍來，問陳三：

「這是什麼地方？」

「是個水莊子……」陳三想率性繞過高家樓吧，他就沒說出村子名字來。



「是高家樓！」

「是高家樓……」陳三以爲鬼子認識，不好隱瞞。他呆在那兒，竟忘記把篙往下撐了。

「快撐，你站在那兒幹什麼？」活閻王的嗓子雖然壓得很低，怕人聽見，可是很粗暴。

陳三如同迎頭被人澆了一盆子涼水，清醒過來，抱怨似的，學着活閻王的語調對大夥

說：

「快撐，你們站在那兒幹什麼？」

船真的快了起來。

咯咯，咯咯咯……咯咯……

高家樓的水莊子裏透出鷓鴣的啼鳴聲，清脆的叫聲劃破了白洋淀上的幽靜。

活閻王的手槍在陳三面前有力地閃動着。一會吳縣長他們的面影閃在他的面前，他凝神一看，正對着自己的活閻王的手槍。他不管這些，胸有成竹地把船撐得很快，快接近村前面的碼頭時，把篙一偏，船轉到村邊去了。李英正在納悶陳三爲什麼不往碼頭上靠，一想起村邊是一片陷的沙灘，就會意地都跟着撐過去。活閻王見七隻船的速度都很快，再仰起頭來看看天空：三星已落，繁星漸稀，身上有點寒冷起來，正是天亮以前的拂曉時分，時間恰

好趕上，沒誤事。

船一接近沙灘，陳三用篙一使勁，船上了沙灘，後面的船，像是比賽似的，全搶着撐上了沙灘，上了淺了。陳三着急地再往回撐，却怎麼也撐不動，因為沙子是陷的，使不上勁。

「到了嗎？」活閻王問。

陳三指着面前莊子說：「這就是高家樓。」

「從那兒上去啊？」

「太君，船上了淺了。」

「小聲點，不准講話，」活閻王氣得想開槍打死他，又怕驚動了吳縣長他們，便手一揮，叫船上的鬼子兵從沙灘上上去。鬼子拿着槍，一個個重甸甸地從船上跳到沙灘上去，走了兩步，陷住了，越走越深，前進不行，後退不行，狼狽地陷在沙灘上，像一段段砍倒的樹根立在那兒。活閻王幸好還沒跳，見部下不動，他就站在船頭上，低聲地問：

「爲什麼不走？」

「走不動，上了淺了。」

東面的天邊泛出曙光，水面益發亮了。慢慢看清楚沙灘上不但陷，而且汪着一灘灘的泥

水。陳三靠過來對活閻王說：

「船上了淺了，要莊子裏的人幫忙，才能開的動。陷在沙灘上的人，也要他們拿草來，墊在沙灘上就走出來了。」

活閻王不吭聲，只是點點頭，默認了。陳三提高嗓子對莊子裏喊：

「快來哦，快來哦，船上了淺了……」

陷住的鬼子慢慢往回爬，有三四個爬回來，抓住船頭，一使勁，上來了，褲子上滿是黑泥水，無可奈何地站着，不敢再隨便跳下去了。

晨光曦微中，兩隻船急速地划來，他們遠遠看不清楚，還以為是游擊隊裏，一看是鬼子，也不好往回走，硬着脖子上來了。看見七隻船都陷着，對活閻王說：

「要拿水桶來，往沙灘上澆水才行。」

陳三說：「那麼你快去拿水桶去！」

對方說：「知道了！」

「了」字的聲音拖得很長，陳三知道對方已懂得他的意思。

一隻船回去，很快地取了四個水桶來，把一桶桶的水往沙灘上澆，船活動了，都回到了

淀裏，最後一個陷在沙灘上的鬼子，也給拉上船來。

七隻船向村邊划去，到碼頭時，天已大亮了。攏岸時活閻王問高家樓船上的人：

「你們村子裏有游擊隊？」

「沒有。」

「一定有。」

陳三把船拴好，他怕今天逃不過活閻王的毒手，逢迎地說道：

「太君，我領你去……」

沒容活閻王有思致要不要他領去的時間，陳三便邁開步子往村裏走去，活閻王帶着鬼子一同跟着上來。陳三一進村撒開腿便跑，活閻王敏感地看情形不對，舉起手來就是一槍，向陳三背脊上打去。槍打偏了一點，擦着右肩過去。陳三顧得痛，轉進小胡同，聽到村裏不斷的槍聲，就向村後邊跑出去，一口氣跑出了七八里地，才追上吳縣長他們，劈口便說：

「縣裏的人都出來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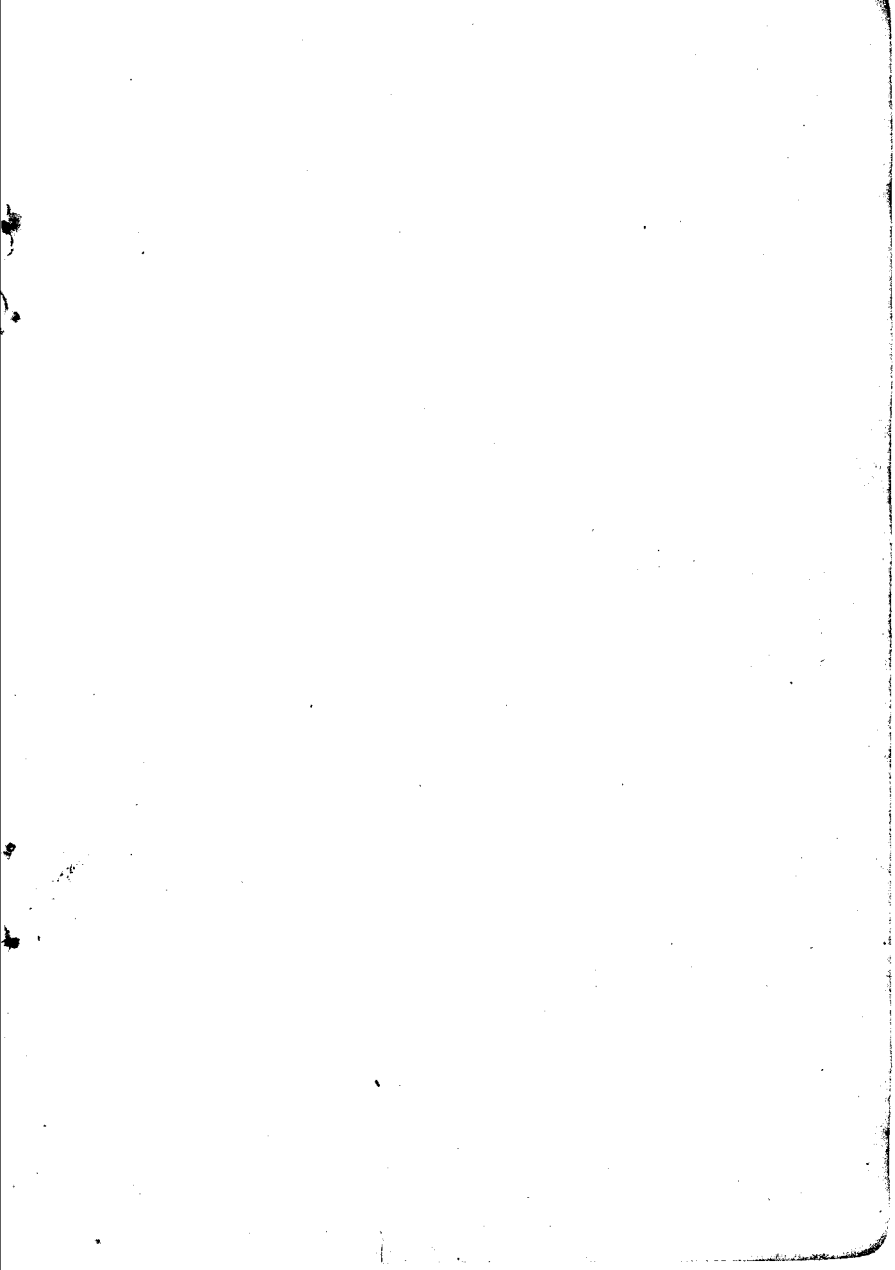
「都出來了。」

吳縣長指着他的右肩：

「怎麼的？」

「剛才鬼子打的，沒什麼，你們出來就好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上海。



## 海上的遭遇（註）

### 一 從阜寧到六合莊

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剛集到阜甯×師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情報：敵人向阜甯合圍。反掃蕩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我們武裝部隊分散到根據地每一個角落，去幫助羣衆，堅持工作，打擊敵人。上延安的幹部，當時便組織起來，成立赴延幹部隊。×師師參謀長彭雄同志和×旅旅長田守堯同志担任正副隊長，×旅政治部主任張赤民同志，則是這個隊的支部書記。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五十一個人，然而却沒有一個戰鬥員；隨身的武器，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其中還有不少女同志哩！

就是這樣一支非戰鬥部隊，便在鹽河淮海一帶，敵人密密據點層層封鎖當中，展開了游擊戰。鹽河是一道封鎖線，五里一個堡壘，十里一個崗樓，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有壩子，老百姓渡河的船隻一到天黑就被迫掛在據點附近。夜裏還有敵人的騎兵來往巡視。原先計劃從鹽河淮河海隴路……去延安的路線，彭同志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便臨時改變了決心：從海上去。

幹部隊到了舊黃河東坎，遇到我們的兩個連，臨時變成了掩護部隊，敵人一直在追蹤着這一支非戰鬥部隊，有二千多敵人，兩門大砲，三架飛機，把幹部隊包圍在李圩。超過我們二十倍力量的狡猾敵人，企圖把幹部隊殲滅在那裏。從上午八點鐘，一直打到暮色無聲地降下來，敵人反覆六次衝鋒，全被打退了。在絕對優勢的敵人火力之前，沒有一個氣餒的，個個都是越打越堅強；每一個幹部都帶着幾個戰鬥員，組成一個戰鬥單位，在抗擊着敵人。夜晚，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圍。過義河，從江灘據點到吳小集據點。敵人登陸了，然而却又轉移到北蔡橋以東宿營。這次敵人知道了，而且又包圍住了，但有什麼用呢？不過又撲了一次空。幹部隊安全地到了黃河邊上的六合莊，準備搭民船到濱海區贛榆柘汪；過山東去延安。幹部隊雖是非戰鬥部隊，但却是一支百練成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 二 向延安前進！

三月十六日的早晨。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臉笑容，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說今天風定，可以走了。他指着高聳晴空裏桅桿上的小三角旗給他們看，我們要向西北開，刮東風多好。田旅長是一個考慮問題周密而又謹慎的人，他詳細地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却叫船老大老王解決了。最遲明天上午可以到達目的地柘汪（這是我濱海區的根據地），黑夜通過連雲港的敵人封鎖線。過了，白天就沒事，不會遇到敵人。夜裏敵人來了，他們船上有燈，老遠就看見，繞一個灣就過去了。如果轉風向，就退回來，後一天再走。領導民船上工作的指導員老馬也說，根據他們幾次走的經驗是不會碰到敵人的。是的，他是經常在蘇北山東來往做生意的，這一路很熟習；而船老大老王，今年六十三歲了，在水上就過了四十多年頭，那海上的豐富的經驗就是一個保證，並且走的不是敵人指定的航線，另闢一條航線，在海中間行駛，更是碰不到敵人的。彭參謀長和田旅長張主任，商量之後，下決心：走！

明天退潮，船留在黃河的沙灘上，這是一隻載重八千石，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八個大艙，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桿，扯起蓬來，一陣順風，確是明天十一點可以到柘汪的。等到下午

漲潮，彭參謀長第一個脫下衣服，跳到黃澄澄的水裏，大家也跟着下去，幫助船老大他們把民船推動起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連站在黃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隊同志，都高興得拍起掌來，歡呼地高叫着：

「祝你們順風平安。」

船，在黃河激越的濁流上緩緩地駛去。坐在頭艙裏的彭參謀長，田旅長，張主任，供給部長伍瑞清，鹽阜區行署保安處長黃國山……都站了起來，微笑地向送行者揮着手，叫他們回去。他們怎樣肯回去呢，一百多個人依戀地站在岸上，像座屏風似的：目送着親愛的首長遠去，幾乎忘記了潮水快漲到腳底下來了。

走了三里多路，就看見口子上的那座燈塔，黃河的激越濁流，便消逝在茫茫無邊的黃河裏了。掉好船頭，水手們費勁地扯着蓬，忽然爆裂開鞭炮的音響：噼噼啪啪的脆聲裏，猛的炸開「碎」的一聲——這是天地響。彭參謀長從頭艙裏跑到上面一看：是水手班長小王在放，他說：

「你看，彭參謀長，風多順，眼看我們就要到柘汪下，還不高興高興！」

船老大老王坐着頭艙的後面，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似的，穩重地掌着舵，那垂在胸前

的花白了的四寸多長的鬚鬚，在東南風裏飄呀飄的。蓬子飽孕着海風，綠茵茵的海水上，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船追逐着浪花急駛着。……

### 三 「彭參謀長，風停了！」

黑夜，像一隻廣大無邊的巨網，覆蓋在咆哮着的海上，船行駛得很快。

彭參謀長叫幹部隊的同志，都躺下來休息了，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他在船老大老王旁邊關心的問他一路的情況，還有多遠。他一會到上面看看水手們，望望放瞭望哨的警備員，一會瞧瞧前艙裏的人是不是休息。田旅長一上船就暈船，不大能動，躺在頭艙裏，不時問彭參謀長航行的情形。

船上很靜，悄悄地，艙裏不時迸發出輕微的鼾聲，都被四周浪濤的音樂吞沒了，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亢的喊聲，還可以聽見，他坐在伙房旁邊，把一根拳頭粗的十多丈的探水筒往海裏一扔，慢慢又把它拉上來，仔細審視上面的水跡。便發出悠長的富有韻味的呼喊：

「五柁……深……」（一柁五尺）

掌柁的老王根據他報告水深淺，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個大指南針，決定航行的方向，向前面叫：

「向東……向南……」

海上的生活，大家都是第一次，全感到新鮮，許多人雖是艙下，但是却醒着，坐在二艙裏的×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同志，他也怎麼閉不上眼，並且上去招呼着船老大和警備員的崗哨。彭參謀長一點也不暈船，和船老大他們越談越有精神，他拿出乾糧餅子來，給掌舵的老王吃，叫大家也吃。

「你們把乾糧拿出來吃，吃飽了有精神，上岸還遠。」

他剛才問過老王，到柘汪還有七十里哪。大家一邊吃着，一邊聊着天。

沖激着船舷的白浪，慢慢低落下去：那急昂的濤聲也漸漸地消沉，波浪小下去，船平穩了。夜霧沉沉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

叫做小張的水手，急急忙忙跑到艙裏來，精神很緊張，說：

「彭參謀長，風停了！」

田旅長馬上坐了起來，他問掌舵的老王，這怎麼辦？船上的人注意力都集老王的身上。老王慢吞吞地，眯縫着眼睛，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抹一抹鬍鬚，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風還沒有停，不過小一點，一會還有風。」

大家聽完他的話，得到一種保證，安定下去了。船慢慢地走着。走了沒有一會，却完

全停了。帆，洩了氣似的，癢着肚子。

船停着！

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風，彭參謀長時時在看錶，已經夜裏三點鐘了。半點鐘過去了，沒有風；一個鐘頭過去了，沒有風；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沒有風！時間是多麼悠長呵！但是沒有風。忽然，桅桿上那面小三角旗動了，船走了，風帶來了全船的歡呼。

可是，還沒有走了幾里地，風又停了。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去了穩重，也陷於焦急了，他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風完全沒有了，短時間也不會有風。怎麼辦呢？他說：

「我也沒有辦法。」

田旅長過去問他：「船老大，我們現在是什麼地方？連雲港繞過了沒有？」

「連雲港是過了！」

大家鬆了一口氣，旋即却又被他下面的一句話勾起顧慮來：「前面還有東洋鬼子的口子！鬼子的船常常出來！」

還有什麼辦法呢？一絲風也沒有，船像拋了錨似的停在海面下。

#### 四 「堅持到底！」

濃黑的夜幕逐漸淡薄起來，東方透出了一線白光，這白光慢慢擴大起來，眼前又展開漫無涯際的海水，閃着亮光。三隻海鷗展開雪白的翅膀，無聲地掠過綠沉沉的波紋，自由地飛到海的遠方去了。船却還是停着，煙沉沉的海的彼岸，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彭參謀長問船老大。

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瞅：「那就是嵐山頭！」

「嵐山頭不是敵人的據點嗎？」田旅長插上來說。老王點點頭。田旅長又問：「能不能把船繞過去一點？天亮了，不要給敵人發現目標。」老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沒有風，一點也動不了，誰也沒有辦法！」

猛的，海岸那邊傳來嗡嗡的聲音，大家以為是飛機來了，但抬起頭來，向高空張張望望，却又看不見一隻飛機。張主任拿過田旅長那付望遠鏡，他到上面去瞭望了。海岸那個方向，什麼也看不見了，像是飛機的聲音，却還是在響着。一會在碧沉沉的海上，發現了一個小點，他叫人去看，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黑上，黑點慢慢大了，近了，睇見一個圓圓的竒

子，凸出在海面上，這是煙囪，掌舵的老王不禁大聲叫了起來：

「那是敵人的巡邏艇。糟糕！」

彭參謀長叫他們不要動，隱蔽好，一邊說：不要慌，看清楚了再說。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了起來。

張主任伏在船舷上邊望着，喃喃地自語着。

「看見了，看見了，是一隻巡邏艇！上面掛着一面日本旗呢！但不一定向我們這兒來！」田旅長從艙裏站了起來，一夜的暈船，使得他精神很不好，頭昏昏的不時想嘔吐，連站都有點站不穩。但是這位曾經參加平型關戰鬪，消滅敵人最精銳的板垣第五師團的年輕將領，一聽見有敵情，精神馬上抖擻起來了，他上來去佈置戰鬪，馬上就被參謀長他們阻止住了。

「你暈船，身子不行，我來佈置。」彭參謀長安慰他。

「通知船上的人，趕快準備好……」田還是支持着。

彭參謀長用望遠鏡詳細看了看，他親自到各個艙裏去佈置，叫大家把子彈都推上膛，手榴彈準備好，船上的指導員帶着水手却臥倒在船板上，程世清到船頭上去，指揮前面的人，艙上面放了一個瞭望哨，最後他說：



「敵人不要動，大家都不要動，敵人不靠近我們船，也不准開槍！我們準備好，到了我們爲革命犧牲的時候哪！」

船上的人都捲入緊張的戰鬥準備裏。伏在船舷上的張主任，拿着望遠鏡到頭艙裏來，告訴田他們，敵人果然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彭參謀長笑嘻嘻地說：

「讓他來吧！他會吃虧的！」

砰——對方傳來一聲槍響，旋即又是一槍，都是向天空放的。探水道的船老大和水手們都習慣地把蓬子放了下來。——這是海上的規矩：第一槍是叫停船，第二槍是叫放下蓬子。不然的話，就要打過來。田旅長叫船老大站起來告訴敵人，我們是商船，做買賣的，不要打槍。老王站在船上叫了。海上的強盜一聽見是商船，貪婪地向民船駛來說：

「我們來查一查。船老大出來！」所謂「查一查」，是想搶點財物去。敵人沒有想到自己的性命會葬送在海裏。

在船頭指揮作戰的程世清，他把探水道老李的衣服穿了起來，一個拉出發火線的手榴彈藏在袖筒裏，他英勇地站在船頭上，船老大出來迎接敵人了。

巡邏艇有着裝甲設備，甲板上站有十二個海盜，蠻橫地端着槍。巡邏艇顛簸地靠近了

民船，碰得民船動搖起來，站在前面的那個小隊長，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呢制服，腰間掛着一把雪亮的戰刀，手裏拿着一個本子和一枝鉛筆，帶着一個翻譯官，跨上民船來，很神氣問道：

「你們上那兒去？船上有什麼東西？要登記！」

化裝了船老大的程世清，很沈着等他們兩個人剛一跨上船沒站穩，使勁地一推，嘆咿一聲，兩個海盜在海底找到他們的葬身之地。頓時，他把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向站在甲板上的人當中扔去，甸的一聲，當時就給擊倒在上面，在煙塵裏，十多個敵人帶着混身的彈片傷口，慢慢停止了呼吸。巡邏艇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嚇得遠遠地離去了。從此，它也不敢靠近民船了。一無戰鬥設備的民船，連沙袋也沒有，固然抵擋不住鋼板裝甲的巡邏艇，但民船上坐的儘是馳騁江南的新四軍戰鬥英雄，他們的意志，他們的戰鬥力，比敵人的鋼板還要堅強。

巡邏艇開到四百米遠以外，便停了下來，敵人躲在鋼板後面，用機槍巡迴地繞着民船周圍掃射。敵人欺負我們沒有長槍和機槍，瘋狂地，毫無顧忌地，遠遠向我們掃射。子彈雨點子似的射進船上，艙裏，嗵嗵嗵地，船頭和船尾打滿了子彈洞，子彈洞裏頓時就流進水去

厚厚的船板，給水濡濕，發脹，子彈洞就給脹住了。但旋即又打滿了洞，民船像一隻癱瘓了的殘體，輪在海面上，一步也動顫不得，忍受着野獸們的欺凌！

臥在艙上面，跟幾個警衛員在一塊抗擊敵人的指揮員老馬他們，都犧牲了，坐在艙裏的人，有幾個給打倒了，躺在艙板上的血水裏。敵人的火力還不斷地射擊着船頭。彭參謀長氣憤憤地跳了起來，叫着警衛員跟他走，旋即被供給部長武瑞清同志攔住了！

「你上那兒去？」

「到船頭上去！」

「你知到船頭上打的怎麼樣嗎？」

「我知道打得很激烈。」

「那你就應該去，那地方很危險，讓我去！」

「正是因爲那兒激烈，我偏要去！我去指揮他們抵抗，無論如何，不能叫敵人接近我們的船……你別攔住我，……」爲了全船的安全，不顧忌一切，他毅然走了，警衛員跟着他高大的背影到船頭去指揮了。早準備好槍支的武部長也帶着警衛員到上面作戰去了。彭參謀長冒過敵人密集的火網，到了船頭。他給大家帶去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氣，雖然拿的都是

短短的駁殼槍，一陣射擊，敵人的巡邏艇離遠了一點，敵人射擊的效力也就差了一些。但是，仍然不放鬆地射擊着。「格格」地幾聲，彭參謀長胸前中了三處機槍傷。警衛員把他扶回頭輪來。大家默默地圍着他，給他弄傷口，他焦急地說：

「不要管我，你們去抵抗敵人要緊，快去，去！」

大家服從命令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他底妻子留在身邊，在照顧他。他神志有點不清醒，還關心問：

「他們都去抵抗敵人了嗎？」

「都去了。犧牲的不少。」

「好！他們犧牲得很光榮，很值得。」

海上靜靜的，還是沒有風。

敵人的槍聲稀疏了，傳來了叫聲：

——不要打槍！

——你們投降吧

——投降不要緊，不殺你們！

我們船上的人，把槍拿得更緊，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決不投降，我們決不放下槍！

——除非把我們打死，決不做俘虜！

大家只有一個決心！寧死不投降。連船老大也捲起袖子，拿起船上那條不大能使喚的長槍，感動地說：「我們給他們拚！」水手班長小王拿着自己那支壞馬槍，不時伸出頭去打敵人，敵人的誘降，所得到的回答是：更密集的槍聲。待了一會，當敵人知道新四軍每個指戰員都是不可屈服的，機槍又在民船四周叫囂起來了。

頭艙裏突然迸發出一聲瘋狂的叫喚，張主任的妻子張明給打倒了，田旅長的妻子陳洛連身上也掛了花。按着傷口，陳洛連說：

「到了我們最後爲革命犧牲的時候了……」

張明抬起頭來，對張主任說「我不行了，你們打，赤民，你們堅持到底……」

男同志們說：

「我們先死，你們後死，大家死在一塊好了。」

張主任的警衛員戴文天匆匆跑過來，滿頭滿臉都是汗，在找程世清。戴文天是鹽城人，

才十八歲，可是混身閃着勇敢和飽滿的精力。雖然是四零年才參加新四軍，但是在革命的軍隊裏已把他鍛鍊得很堅強了。找到程世清，他向他要了一把二十發盒子，他自己那把盒子打卡子了。接過新的駁殼槍，像增加了無限的生命力，他又跑去打了，子彈在船上面唿唿地飛去。

船艙裏汪着紅殷殷的血水，像一條小河，河裏躺着負傷的幹部和水手。田旅長雖然帶船，他一直還是勉強支持着，鼓勵着大家要堅持下去，他指揮着船上沒受傷的同志們，在搬船板和被子，連女同志也無聲地曲着背在搬運着。腳踏在血水裏，濺得滿腿是血，用船板和被褥地喃子把四面堵起來，抵擋子彈。

一陣急驟而沉重的步子傳來，警衛員把武部長擠了下來，他腦部受了很重的傷，迷迷糊糊地喃着：

「我的革命已經成功了，你們繼續打敵人！」

他把手裏的槍遞給警衛員，「去，堅持下去！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這句話說出大家的意志。

接着，最後一個水手，那個粗眉大眼四方臉的小張腹部也受了傷。敵人的機槍還在像煮

沸了水似的響着。保安處長黃國山看看我們僅有的十多顆手榴彈，二十條手槍，子彈也快打得差不多了，他把手榴彈的發火線拉出來，想炸船，同歸於盡，免得子彈打完了做敵人的俘虜。張主任迅速地把手榴彈搶了過來，說：

「還早着呢，用不着。要是敵人上我們的船，再炸也不遲。」

太陽有點偏西，海面泛着無數的金光，槍聲漸漸稀疏了，不知外面情況怎樣。張主任想上去看看，他的警衛員戴文天自告奮勇地要去，但張主任要親自去看一看。於時，他們兩個人爬到艙頂上去了！敵人沒有走，巡邏艇還很近。側面射來一槍，正打在戴文天腹部，他們兩個人退了下來。

槍聲停止了，張主任又要上去看看，却被負了傷的戴文天擋着，按着傷口，他一個人爬在艇上瞭望，高興得忘記了傷口痛，大聲對艙裏說：

「敵人退了！」真的，巡邏艇對一隻既無工事設備，可以說又無武裝（單是短槍不頂事）的民船，從清晨直打到下午三點了，奈何不得，悻悻地向連雲港那個方面去了，而且巡邏艇上還帶回去十多具海盜的屍體。

## 五 起風了

船上水手都犧牲了，只有一個負傷，動彈不得。於是大家動手，拿出主策，很費勁地把蓬子扯起來。剛扯好一個蓬子，起風了！船上洋溢着笑聲。大家焦急着沒有掌舵的，誰也不會。那個負傷的小張自告奮勇要求掌舵，他站不起來，躺在歪舵的繩子旁邊，用手拿着繩子來掌舵。

癱軟了的船又回復了神經感覺，健康地在海上活躍起來，向西北急駛去了！

從連雲港那個方向，開來了三隻巡邏艇，急速地向民船追來，航行得很快，眼看着就要追上民船哪！

田旅長帶船稍爲好了些，看見又來了三隻巡邏艇，更精神起來。他指揮大家伏在艙底上，準備好武器，只要敵人一接近就給他拚。

可是敵人不敢接近。程世清同志那一顆手榴彈，把敵人打喪了膽，他們躲在裝甲的巡邏艇裏，不敢出頭來，只是遠遠地用六挺機槍，密集的步槍，來射擊着毫無抵抗力的民船。除了這樣，敵人在不屈不撓驍勇的新四軍指戰員面前，却毫無辦法！



到栢汪還有五六十里地，田旅長改了決心：靠岸，從陸地上到山東根據地去。水手小張的舵轉過來，船向海岸駛去。彭參謀長聽說要上岸，從昏迷的狀態裏，有點清醒過來。睜開眼睛，說：

「對，上岸去！這一次我們吃了沒有帶戰鬥部隊的虧，連一桿長槍也沒有，盡挨打，同志們都堅持下來，好……上了岸，在陸地上敵人就佔不了優勢了。上岸的可以到一一五師師部。我不能活了，我和陳羅首長（一一五師陳師長和羅政委）在一塊工作很久，你們把我屍首抬到師部，給陳羅首長看看，我也安心了……」

田旅長安慰他：「不要緊，你好好休息。」對着將要永別的十多年的革命戰友，大家黯然，說不出什麼話來了。只是握緊了手裏的槍，對着敵人。

彭雄同志很小就參加紅軍，爲了勞動人民，爲了祖國的解放，曾經受了四次傷。二十九年的生活，都在戰爭裏渡過，最後又把自己的生命，在戰鬥中獻給了祖國。大家都會像祖國一樣，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記住你，彭雄同志！

## 六 永恆的記憶

船快靠岸，尾追來的三隻巡邏艇，槍聲打得更緊，也更靠近民船了。敵人企圖把民船包圍起來，俘虜船上的人，田旅長識破了這一點，叫大家上岸：保全自己，打擊敵人。船擱在一個淺灘上，離岸一丈多遠，再不能向岸上靠攏了，敵人一步步逼近哪！正在漲潮，汹涌而來的浪頭，沖擊着岸邊，水逐漸往上漲。田旅長冒着敵人密集的火力的，第一個跳下水，其餘的人都跟着他也跳下水，向岸上走去。

敵人六挺機槍和幾十條步槍。所構成交叉的火點，封鎖着上岸的去路：子彈像大雨點子似的，落在海裏，射在 person 上，一會，海上泛起殷紅的血——有人中彈了，沉到水裏去。田旅長和陳洛連一些人，走在最前面，不幸踏進了一個水槽裏，失腳踏下去了。張赤民在船上招呼後面的人走上水淺的道。……

消瘦謙和的田旅長，驍勇的年輕將領，一生爲了革命事業，青春都消磨在戰爭裏，掛過七次花，身上佈滿槍彈的創傷。這次爲了領導大家突出優勢敵人的包圍，犧牲了自己，救出了大家，你的偉大的戰鬥的精神，永遠活在大家的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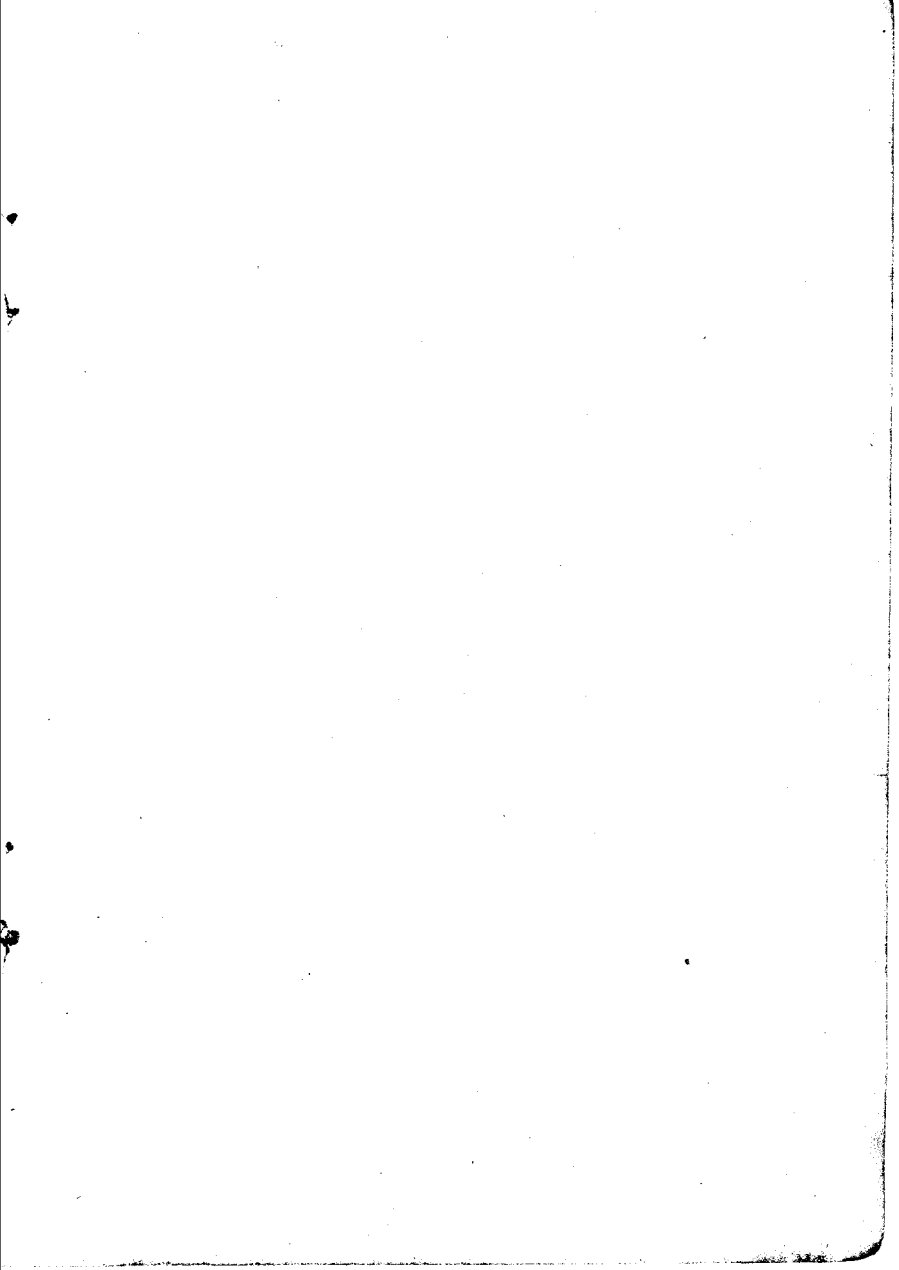
在敵人絕對優勢的火力掃射之下，一支非戰鬥的幹部，在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海上作戰的情況下堅強抵抗了一天，沒有一個屈服的，沒有一個動搖的，像這樣悲壯的鬥爭，像這樣無畏的精神，在抗戰史上是可歌可泣的，這是共產黨人崇高的品質，懷然的氣節。

彭雄，田守堯諸同志是江南人民的一面戰鬥的旗幟！這旗幟在海上英勇地折斷了，這不僅是江南人民的損失，也不僅是新四軍的損失，而是全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很大的損失！你們英勇地死去，這精神，將永恆地振奮着全國的人心。

不久，贛榆縣的馬鞍山上，建起一座崇高的烈士紀念塔，它矗立在雲空，對着浪濤洶湧的黃海，昭示着烈士們的精神，和黃海一樣永存在人間。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膺旆。

（註）本篇係集體創作，參加者有劉白羽，吳伯蕭，金肇野，周而復等四人，由周而復執筆。



## 山谷裏的春天

### 一 舉起雙手贊成

鄉參議員閻爭先聽完區長賀志功在區政府的報告，他怕自己耳朵不靈，聽錯了話，連忙問一聲：「可是真的？」賀志功說是真的。他高興得舉起雙手贊成。披在他肩上的那件光板的破羊皮襖，因此掉在地上。沒有縫面子的破羊皮襖上弄得一片黃橙橙的泥土，閻爭先彎下腰拾起來，忙得沒有功夫撲去黃土，就披在肩上，拉着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的中年人的胳膊說：

「老胡，走吧。」

「忙什麼？」三鄉鄉長胡九林出名的有一股磨姑勁，你越是急，他偏是慢騰騰的：人是好人，心地善良，只是有點過份忠厚，太相信別人的話；有時就不免上當，吃點不大不小的虧。

「這個事還不忙，什麼事好忙？這是咱們的命根子啊。咱們早點回去，好叫衆人歡喜歡喜。」

「早回去，晚回去，高低是這麼一回子事，看你那忙勁，要是你担任了我這個鄉長，連放屁的功夫也沒哩。……」

胡九林講的話，閻爭先一句也沒聽進去，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抓着胡九林的路臂就往門外走去。胡九林看逗得他差不多了，嘆喏一聲笑了，一個冷不防從他手裏把路臂抽出來，不慌不忙地說：

「走就走，別拖拖扯扯的。」

他們兩個人不是走，簡直是飛也似的跑去。順着村邊大道，拐進了一條幽僻的山谷，閻爭先望着山谷裏的一畦畦白菜，和山頂上山腰裏一片片的莊稼，橙黃的穀穗長得飽滿結實，像一個含羞村姑似的低垂着頭，任向晚的山風吹拂着他們的面孔，搖搖擺擺的。一種仇恨的激流從閻爭先的腦海裏滾滾而來，他想起自己那十一塊陰坡地，如果還在自己手裏的，那上

面不是也會長着這樣好的莊稼嗎？他走過去，撫摸着毛茸茸的穀穗，摘了一個顆顆放在手心裏，用大姆指和食指碾碎了顆顆，端詳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莊稼長的可不賴！」

胡九林看他走在莊稼地旁邊，步子慢下來，胡九林有意把自己步子放快，走到前面去，逗他道：

「爭先，你不是催我快走，你自己咋個慢了哩！莊稼長的不賴，可不是鬩爭先的。」

「是咱們三鄉鄉長胡九林的？」

「姓胡的沒那門子福氣，是人家壞莞豆的。」

一提到壞莞豆，鬩爭先心頭就難過，他跑了幾步，趕上胡九林。迎面是往馮家峁底去的二里多高的南山，循着山頂上迤邐下來的一條小溪流似的山道，兩個人賽跑似的向山上走去。鬩爭先額角上的汗珠，雨水一樣的往下流，氣喘喘的像頭牛。到了山頂，撲面吹來一陣高原的乾燥的山風，鬩爭先脫下身上的光板羊皮襖，鋪在地上，鬆開胸前的鈕扣，露出黧黑的毛茸茸的胸膛。山風伸長他的舌頭，把他身上的汗珠都舔得一乾二淨。

鬩爭先去年還是壞莞豆地掌櫃徐紹堂的夥子哩，夥種了他十一垧陰坡地。自從鬩了減租

運動，他在裝租子的時候，堅持要照政府法令辦事：夥種的四六分，每垧地只裝的一斗七升租子給地掌櫃。徐紹堂雖然不是一個吃硬的人，但這是法令，何況閻爭先不僅是參議員，又是三鄉的農會主任，並且有着那股牛勁，不買地掌櫃的賬，非減不可！他也就無可奈何了。徐紹堂的二十幾個夥子，只有閻爭先這傢伙難對付，他吃了閻爭先這一着，當然是不甘心的。去年秋後，他就從閻爭先手裏，把那十一垧陰坡地抽回，自己種了。開初，誰也不相信擁有五六百垧地的大名鼎鼎的徐紹堂會自己種地，那不是活見鬼？他自己真的僱人種了，自己有時還下地，這不是很稀奇古怪嗎？徐紹堂就有這些稀奇古怪的事兒，誰也猜不透。半年後，村裏人這才明白：原來徐紹堂又把十一垧地夥種給李老漢了，租子却照原樣：對半分。閻爭先固然是減了租，但立刻失去了那命根子的十一垧地。第二年春天過後，光景就難熬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買賣人指望多賣些貨，老和尚盼着財主去燒香，莊戶人家呢？沒了地，就甚也沒有了。」自己沒地，就給人攬短工，短工可不一定天天有，終究不是一個辦法。到秋上，眼看着別人地裏莊稼長的那麼飽滿結實，一年的光景不愁了。自己呢？空着兩手，欠下一屁股的債，一天兩頓乾飯都吃不上，要喝稀的了。

陳五兒勸他向徐紹堂求求情，再夥種幾畝地，多裝點租子，他搖搖頭。閻爭先是個硬朗



的漢子，性子像一把火，想到啥便幹啥，不大謀慮，錯就錯了，對就對了，絕不後悔，也不三心二意。他拍拍陳五兒的肩膀說：

「謝謝你的好心好意，我這一輩子也不向壞莢豆求情，我餓死了，活該，也不倒在徐紹堂的門口。」

陳五兒深知閻爭先是個執拗的人，叫他在仇人面前低頭，那比叫他死還難。陳五兒知道他抹不過臉向徐紹堂討地種，他想從旁賣點力，自告奮勇地說：

「爭先哥，只要你肯，也不要你出口，我給你在地掌櫃跟前提一句，他一定肯的，租子可得照對半裝。」

閻爭先聽他說出這句話，急了，生怕他說出去損害了閻爭先的面子，連忙阻止道：

「這可不是玩兒的，你要講出去，我可不要買賬。你要種，你種好了，別提我閻爭先。」

「爭先哥，說句不見怪的話，你何必給他爭這口氣，肚子要緊。衆人看你眼下這光景，心裏過不去，可是咱們也是飽一頓飢一頓的，幫不來忙，還是要種點地，才有個指望。」

「咱們還是談點別的事，你們那個農會小組，最近開學習會沒有？」

陳五兒不好再說下去，這一次談話便這樣結束了。

早一會在區政府裏，閻爭先聽區長賀志功說，今年非澈底減租不可，減租同時也要保地。被抽回去的他一手經營了六七年的十一垧陰坡地，又誘惑地閃到他面前了。如果真的減租又能保地，你說，閻爭先咋個會不高興得心都要跳出來呢？

山風吸乾了他們兩個人身上的汗，頓時感到一陣涼意，閻爭先扣上灰布夾襖的鈕扣，站起來說：

「老胡，該回去哪。咱們出來一整天，家裏擦着許多事兒，還沒做呢。減租的工作，要趁早佈置，眼看着就要收莊稼了……」

胡九林也站了起來，點點頭。

兩個人邁開步子，順着山邊一條白線也似的羊腸小道兒，急忙忙走下去，快到馬家峁底的時候，天空慢慢暗下來，遠處的山巒漸漸隱入一片蒼茫的暮色裏，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了。倦遊了一天的烏鴉在山下的樹林裏找到牠的歸宿處，呱呱叫了一陣之後，寂靜下來。依靠在半山坡的馬家峁底村，一溜高高低低的窯洞的頂上，升起一柱柱炊烟，在半空中給晚風一吹，搖擺着細瘦輕盈的身裁，四散開去，家家戶戶在做晚飯了。

## 二 咱們是吃不飽的命

他們兩人走進馬家峁底村便分手了。

閻爭先並不回他窩里去伸伸，也不吃點什麼，就餓着肚子，找白長成他們去了。白長成他們聽說鬮減租，滿口應承，他們說早就想對農會提了。閻爭先又到別家，他是個性急的人，凡事到他手裏不馬上做完，他走到那兒，心里都不踏實，甚至連覺也睡不着。他把區長的話告訴村里每一個租戶，減租的消息很快在村里傳開了。最後，他走進陳五兒的黑窩里。

閻爭先走進他的舊窩的時候，炕頭上點着一盞高脚的小油燈，燈芯發着吱吱的響，油快乾了，燈光很黯，像一片黑暗中閃着一顆睜眼的小星星。星光旁邊是一架紡車，陳五兒婆姨盤腿坐在紡車前面，右手擎着繞把，從左手的那條棉花里一轉眼的功夫便抽出一根細長的潔白的紗來。炕那頭，兩個娃娃已沈沈入睡，發出均勻而酣適的鼾聲，給紡車的聲音蓋住了，聽不見。陳五兒婆姨一心一意紡紗，閻爭先走進去，她都不在意，等到他問：

「五兒呢？」

她這才看見閻爭先已走到炕面前來了，連忙停下手裏的繞把，招呼道：

「農會主任來了，我不知道哩。炕上伸伸，熬了吧？」

「不熬，五兒呢？」閻爭先急着問。

「娃他大（爹）給地掌櫃挑水去了。」

「糟啦，唉，咋個這時候挑水？早不挑，晚不挑，真是的。」

「有啥緊急事兒？」

「可不是嘛，這咋個辦呢？偏偏他不在家……唉，咋個黑日裏還挑水？」

「地掌櫃家今兒個水用的多，明兒個大清早沒水吃了，臨時去挑的。」她慢條斯理地

說。

「陳五兒真是辛苦，白天下地，晚上還要挑水……他，他啥時候回來，你可知道？」

「該快啦。娃他大給人家講定了，沒有法兒，一年總得給人家挑上個六七百挑水，一張

票也落不到，白貼賠了功夫。」

「快啦，快啦，咋個還不回來呢？」閻爭先沒有心思聽她的訴苦，他想先到別人家去通

知，再返回來，又怕反而多貼賠了功夫，站在那兒，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急的走來走去。

「爭先哥，你上炕伸伸，等一會他就要回來哪。」

「等一會，等一會 只好等一會啦。天下事就是那麼湊巧，我來了，他偏又出去了。」  
「有啥事兒，咱辦的了，給咱說也成。」

「噯，……」閻爭先深深嘆口氣，他認倒霉了，只有耐着性子等，說，「等他回來，一塊兒談吧。」

她見閻爭先沒告訴她，心里老是不高興，覺得閻爭先沒拿她放在眼里。她想：「別瞧不起咱，陳五兒的事，咱可做得七分主哩。」她搖起繞把，自顧紡綫，把閻爭先撇在一邊，她帶理不理的，沉下臉來說：

「你等着吧」

閻爭先的眼光直對着門外望，沒有留意她不高興，聽見紡車又啣嚙嚙地響了，漫不經心地問：

「你咋個這晚還紡綫？」

「地里打下的莊稼不够吃，不紡點錢綫，貼補貼補，連身上一根絲也掛不上哩。」她的氣還沒消。

「你們給徐紹堂夥種了九垓地，還不够你們四口人吃嗎？」閻爭先在炕沿上坐下來。

「九垓地，你說的，爭先哥，打下穀子，一半送到地掌櫃倉里，還去借糧，能剩下多少顆啊！」

「今天區上說，今年要澈底減租呢。」

「你說的可是真的？要減租可美咋哩！政府里給咱們稀活人（窮人）想法，做主了。」

這時候她臉上的烏雲才散去，閃上了笑紋。

陳五兒佝僂着背，挑着一担水，氣喘喘地走進來。他把水嘩嘩地倒在灶台旁邊的水甕裏，用袖子抹去額上的汗流，把兩個水桶和扁担貼牆放好，喀喀喀地走過來。

陳五兒是徐紹堂十五年的老夥子。他是外村人，十三年前，陳五兒夫婦兩口子帶着一個娃娃從二百多里的某縣逃到馬家峁底，挑着一付担子，上面放着一些被子，鋤頭，破破爛爛的衣服，和一口空鍋，這就是他所有的財產了。陳五兒那時還很年青，不過是二十一二歲光景，身強力壯，是一個好勞動。恰巧徐紹堂到馬家峁底來看地，一眼瞅到他，心裏便想：「這個後生小子長的倒不賴，身子骨盤結實，下地做個莊稼活，準可以頂一個半工使喚，看樣子是逃荒的，收留下來，一定能幹活。」陳五兒在山溝里轉了五六天，正愁沒處安身，徐紹堂一說，他便答應了。徐紹堂講什麼，他便答應什麼。他只要有人收留他，他便滿足了。徐

紹堂跟他夥種几垵地，給他二斗借糧。按照這一帶的習慣，吃借糧每畝地平均要四升多，如果按老習慣是每垵地吃一斗借糧，並且是粗細兩樣。可是徐紹堂精得很，一垵地就給陳五兒兩升借糧，又全是粗糧。不過陳五兒他們兩天沒吃飯，見了糧食就心滿意足，不計較粗細了。一孔窰頂有了兩道裂罅的舊窰，陳年不用，隨時都要倒塌，從前一個夥子要把徐紹堂的羊圈安在里面，給徐紹堂指着鼻子臭罵了一頓：「你也不掙掙眼睛，這個窰安羊圈嗎？我看你是想羊娃死，嫌羊娃多了不是？」罵得夥子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另外找了地方。徐紹堂把陳五兒夫婦却領到這孔窰門前來，誇讚地說：

「你們一家子就在這達伸吧，安上一個門兒，這孔窰暖的太，可美咋哩！」

陳五兒一看：果然不錯，歡天喜地搬進去。他婆姨可不滿意，嫌這孔窰要垮了，說不定什麼時候一家子要壓死在這孔窰里。陳五兒不同意她的話，他覺得這比睡在山凹裏樹底下強的多了，萬一要壓死，那是命裏註定的，老天爺要一個人給火燒死，絕不會給水淹死的，凡人不能做主。何況當時沒有更好的窰住，他婆姨也就不再囑囑咕咕的了。

徐紹堂當時提出：他家全年吃的水要陳五兒夫婦兩個担，他家喂牲口的草要陳五兒鋤，牲靈也要陳五兒喂，另外得給地掌櫃措種上兩畝洋芋，一畝南瓜。這些條件，陳五兒没法不

答應，不然眼看差熬不過去，只好全應承下來了。陳五兒夫婦倆，一年裏頭就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讓徐紹堂佔去，做這些沉重的無報酬的勞役。每年地裏的收穫，對半分，大半都流到徐紹堂的倉庫里去了。過了三年，陳五兒婆姨看着窰洞要垮了，吵着搬家，才從徐順家溝搬到馬家峁底，不到五天，那孔窰果然垮了。他們一家子，在徐紹堂手下，便是這樣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光景。

陳五兒那樣一個結實的健壯的小伙子，在這樣艱苦的十三年沉重勞役的磨折裏，他的背駝了，走起路來總是向前一沖一沖的。講話的時候，聲音很低，喀喀喀喀的，尤其是見了徐紹堂，連頭也不大敢抬，講話的聲音是低到聽不見的程度。剛才挑水，更是累的不行，他低着頭，喀喀喀喀地走來，還不知道窰裏有客人哩。閻爭先跳下炕來，招呼道：

「辛苦了，五兒。」

「什麼辛辛苦苦命苦。剛才給地掌櫃挑了五担水，我又給家裏捎了一担來，嘻嘻。」

陳五兒的腿纏在灶台上，對閻爭先訴說。

「別給壞莢豆挑了，那有這樣的道理，一年挑六七百担水，一張票票也不給。」

「夥種他地的時候講好了，不好不挑。」



「夥種沒有挑水的事，你趕明兒個不給他挑，看他能把陳五兒咋個！」

「撕破了臉不好，高低鬧着沒事，挑點水也不吃力。」

「他就是這號賤骨頭，閒着沒事，不好在炕上伸伸，也比挑水強，看你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她想起早會鬧爭先的話，說，「娃他大，爭先哥說，政府今年要澈底減租呢，咱們要是減租不挑水，幹些零碎活，光景就美哩。」

「減租？」陳五兒懷疑的問。

鬧爭先「唔」了一聲。

陳五兒的頭低下去了。他對鬧減租沒有一點信心，鬧爭先過去批評過他，說他是「門內夾尾巴的狗，就不是咬狼的貨。」他是鞭子不打在身上不知道痛的人，有時連鞭子打在身上也還是不知道痛的人。他以為財主們和官家都是穿一條褲子，鬧減租是做一個樣子給老百姓看看，到頭還不是老百姓吃虧，落不到好處。眼面前鬧爭先就是個例子，他鬧減租鬧得怎麼樣？地都鬧沒有了，光景熬不過去。種地還能不納租子，有地，還能不為主，祖祖輩輩都是納這麼多租子，就沒聽說減過，這不是吃飽飯沒事做，肚里想出這新規矩來麻煩（麻煩）？何況一鬧減租就要鬧到徐紹堂的頭上，徐紹堂有錢有勢，你看他那付矮矮胖胖的富貴相，誰

敢到他頭上拔根汗毛，那不是自討苦吃，瞎子點燈籠，白費油吶。想了一會兒，他才慢吞吞吐出一句話來：

「減租好倒是好，就怕行不通。」

閻爭先拍着陳五兒的肩膀，質問他：「有啥行不通？五兒。事在人爲，去年政府號召減租，咱們村裏我不是減了嘛。」

陳五兒婆姨接上來說：

「對啦，爭先哥不是減了，去年是四六分的，娃他大，咱們今年也要給地掌櫃鬧減租才行，再不減，眼看秋上割了穀子，裝了租子，吃不了多久又要向壞莢豆借糧了，又是五分利，光景咋個熬？」

「他減了，不錯，」陳五兒瞪了婆姨一眼，說，「地呢？還不是叫徐紹堂抽回去。咱們是吃不飽的命，安安生生過這個窮光景吧，別鬧到後來，連一碗稀湯湯也喝不上。」

閻爭先急着揀上來，嘴裏直冒着白吐沫星子說：

「那個命該吃飽？徐紹堂還不是和咱們一樣的人，爲甚咱們就不該吃飽？今年不比往年，今年區長親自對我說了，要減租保地，你別愁那家心思，說不定我閻爭先那十一垧陰坡

地，還可以再種上哩」。

陳五兒還是不相信，他搖搖頭說：

「說的是好聽，怕的地掌櫃就不是那號時派人，人家有錢有勢，只要一張嘴，叫個三五百人也不算一回事。他肯減租，那是挖他心窩的肉……」

講到這兒，彷彿徐紹堂就站到他旁邊來了。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他心頭蠕動着，這力量是阻止他想到要鬧減租那些事兒上去。十五年的生活經驗，他深深地了解徐紹堂的厲害。的確的，很少夥子不怕徐紹堂的。徐紹堂家的狗，夥子見到都要避一下，誰敢碰徐紹堂呢？只有閻爭先吃軟不吃硬的人，他就有這股寧可抽地非要減租不可的牛脾氣，石頭打在石磨上，實達實的。閻爭先滿不在乎地說：

「徐紹堂咋個樣兒？也不是三頭六臂，只要團結起來，就鬥過他。爾個的政府，一滿是替咱們老百姓謀慮的。牛頭峪的減租都鬧開了，他們今年一定四六分。五兒，咱說，今年的租子不是還沒裝，你先給紹堂探個口氣，咱村上的人都要鬧減租呢！他不肯，咱們再說。」

陳五兒婆姨下炕來，摘下掛在牆上的油瓶，給燈裏添了油，把燈草芯挑出來一點。窰裏頓時亮了起來，照得窰頂都是黑烏烏的，炕角落上一個龐大的蜘蛛網也看清楚了。她聽完閻

爭先的話，搭上來說：

「爭先哥的話對，要鬧減租，不肯再說。」

「減租是好事嘛，」陳五兒還是有點懷疑，「咱還有不樂意的嗎？咱也想減租，就是怕……」

「怕啥，」他婆姨歪過腦袋瓜子問他，「怕這孔破窰倒下來壓死你。爭先哥說，衆人都鬧減租，你怕個球！」

她恨恨地望了陳五兒一眼。陳五兒怕徐紹堂，怕婆姨，什麼人都怕，尤其怕的是婆姨那一雙冷冷逼人的眼光。只要他一看到這對充滿了無限威力的光芒，在一切事情上他馬上都會很容易讓步。她也確實是一個精明強悍的婦人，上得台子能講話，下了台子能做活，這許多年的苦光景，就靠她一手維持，熬過來了。陳五兒靠了她才有了爾個的光景，不僅怕她，許多地方還尊敬她幾分。她剛才的話，在陳五兒身上生長出一股力量，這力量支持他抵抗懼怕徐紹堂的那股力量，頓時強硬地抬起頭來，英勇地說：

「咱也沒說不要減，減租是好事嘛，今年要給地掌櫃鬧減租，不減，衆人鬥這個壞莢豆，爭先哥，你說是不是？」

閻爭先知道這陳五兒從來就不叫徐紹堂壞莞豆的，這一次劈口說出，可見陳五兒的勇氣的確是不小了。陳五兒也叫徐紹堂壞莞豆了，在馬家茆底是一件大事。閻爭先一把抓住他的手，不知道怎樣表示歡迎他才好。陳五兒說完了話，旋即感到彷彿有點不妥，馬上加上一句：

「爭先哥，你說的可是真的，要農會帶頭，衆人鬧啊，咱陳五兒一個人可不行囉。」

「那當然，還用你說。」

他婆姨心中可真高興的不行，覺得娃他大這麼硬朗，自己在閻爭先等村裏人面前也有了光彩，笑着說：

「你放心好了，農會主任不會叫你吃虧。」

「那一定鬧，」陳五兒忽然拍一拍自己的胸膛，徐紹堂的影子在他腦海裏消逝得無影無踪，得意地說，「不減，咱就給他拚這條命哪。」

閻爭先離開陳五兒的窩，已是滿天星斗，村裏靜靜的了。

### 三 地掌櫃的面孔十八變

鄉長胡九林到各村開了村民大會，傳達了今年要澈底減租的事。村裏人到處談論着，吃過晚飯以後，三五成羣，東一堆西一團，都言傳這件事。

馬家窮底的人，有一大半都是徐紹堂的夥子，全想減租，但衆人都不敢到徐紹堂太歲頭上去動土，只是互相觀望，不送租子。

徐紹堂整天價蹲在徐順家溝他那排整潔的窑洞裏，盤腿坐在炕頭上，心裏謀慮怎樣對付這件事。在村裏從來不露面，他靜靜地看着衆人的動靜。他知道衆怒難犯，要個個擊破，飯鍋的茄子揀軟的挑，他選中了陳五兒，先打這兒下手。一天晚上，他派一個夥子到陳五兒窑洞裏來催租子，說是地掌櫃等租子用，叫這兩天送去。陳五兒婆姨當時就回絕了：「村裏人誰家也沒裝，等衆人裝租子的時候，咱們再裝，絕不少地掌櫃一個顆顆。」那就是等着瞧大家咋個辦就咋個辦。陳五兒是個「軟面人」，覺得不妥當，種的是人家的地，人家要租子是天經地義，咋個好不裝呢？高低早晚要裝的。他當婆姨的面沒敢這樣說，只是吱吱唔唔地在一旁答腔。等到徐紹堂的夥子走到門口，對方一催促，他滿口應承下來了。

第二天一清早，陳五兒就把穀子裝進口袋，準備送給徐紹堂了。開頭還沒人知道，一頓飯的功夫，就傳開了。閻爭先一得到信，就連忙跑進陳五兒的窩裏來，氣憤憤的劈口就問：

「五兒，你一家先送租子，打算怎麼裝呢？」

「還不是照老樣兒。」陳五兒是個心地踏實的人，不會花言巧語，粗心大意說出心裏話，他婆姨聽了大吃一驚，馬上撻過來一道逼人的眼光，這眼光射在他身上，脊椎骨立時掠過一陣寒冷，恍然想起那天晚上的話，怯生生地改變口氣，「哦，我的記性這樣壞，說過的話又忘了，爭先哥，你說呢？」

「你要照老規矩裝，叫衆人咋個辦嘛？」

「唔，咱們不是要鬧減租？」他轉過臉來討好地望着婆姨說，「你說是吧，娃他媽。」

「牛頭峪鬧減租是咋個樣兒，爭先哥，你說給咱聽聽。」他婆姨從鍋裏掏了一瓢水倒在碗裏，端過來遞給閻爭先喝。

閻爭先呷了一口水，答道：

「牛頭峪夥種一滿是四六分，這是政府的公示。咱們馬家嬸底的也要按公示辦。」

「對嘛。」他婆姨像個老牡鷄吃米似的，直點頭。

「送租子去，按四六分，地掌櫃要是不肯收呢？」陳五兒一提到地掌櫃，心裏不知道咋個弄的，總有點怕稀稀的，話說到這兒便打住了，說不下去。

「不收，你把穀子馱回來，看他收不收，有穀子還怕沒人要嘛。」

「那中嗎？」陳五兒心裏想鬧爭先的胆子也實在太大了嘛，人家的地，咱爲啥不給人家裝租子？

他婆姨猛可地把桌子一拍，扳着面孔說：

「有甚不行，你這個膿包貨！」

陳五兒一震，木然地望着她。

她說：「不怕他不行。」

陳五兒說：「對，不怕他不行。」

她說：「咱們減定了。」

陳五兒說：「是啊，咱們減定了。」

她說：「四六分。」

陳五兒說：「四六分，對，咱今兒個就照四六分裝租子。」



陳五兒從窰裏把穀子攆到窰門口來，這袋袋裏的穀子用斗過了。九垸地打了四石四斗，按四六分應派裝一石七斗六升租子。他拉條了健壯的驢子來，把穀子馱上。怕壓壞了牲靈，他自己捎帶措了兩斗，背壓得更駝了，頭幾乎低到與腰平啦。他一冲一冲地吆喝着牲靈，向二里外徐順家溝趕去。

「見了地掌櫃我咋個開口呢？」他自己問自己，謀慮了半晌，自己答道，「這還不好說嘛，我給他說牛頭峪減了租，咱們村裏也要減租了，這是衆人的意思，政府的公示，要二五減租，夥種四六分。過去地掌櫃對半分，那是不公平的啊。不是我一個人給地掌櫃爲難，衆人都是這樣，這是新規矩，上頭規定的，要叫咱陳五兒不減也可以，你先叫村裏衆人不減。」

「答到這裏，他自己笑了笑，覺得這句話很够斤兩，憑地掌櫃一個人能叫衆人不減租嗎？老實說，就是一個辦不到。他越想減租的道理越對，地掌櫃不能不講理，給我講理就得減租。減了租，大搖大擺走進村裏，哼，全馬家峁底今年只是陳五兒頭一名減了租，別再笑陳五兒是個膿包貨，陳五兒要末不幹甚，要幹甚就一定利利索索，不含糊。想到這兒，他眉飛色舞，拍的一巴掌打在牲靈的屁股上，咒罵道：

「看你這個懶勁，馱了百把多斤，就走不動了。快走吧。減了租，今兒個夜間給你多加

把料。」

牲靈像是懂得他的話似的，馬上果然走快了。走了一段，不遠遠，就瞅見徐順家溝了。

一看見徐順家溝村頭的榆樹，他就想起地掌櫃來了。兩條腿忽然沉重起來，邁不動步子，慢下來了。牲靈還是一個勁吐吐地向前走，他反而落後了。他追上兩步，一把抓住牲靈的尾巴，罵道：

「趕殺場去嗎？跑得這麼快做甚？」

牲靈也跟着慢下來了。他又從新想了一下看見地掌櫃要說的話，第一句講什麼，第二句講什麼，次序都安排好了。他仰起頭一看：遠遠已瞅見徐紹堂的大門了。

徐紹堂家的窰給一道兩丈多高的青磚牆圍着，兩扇黑大門上漆了一付朱紅色的對聯，上面寫着「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門額上寫的是「五福臨門」四個大字。門上兩個獅子頭的銅環，閃光發亮。院子裏種着兩畦土黃的萬壽菊，園子當中放着一個石圓桌，四周各有一個矮石凳子。院子裏空寂無人。迎面是一排雪白的五孔大窰，一律掛着大紅花布門帘，四週鑲着兩寸來厚的黑絨邊，左邊那兩孔門口上，懸掛着一串串紅殷殷的大燈籠辣椒，每一孔窰門前都堆得滿滿的西紅柿，茴茴白，南瓜……一直堆到窰戶上面去了。每樣物件都規規矩矩守着自

己的崗位，生怕被主人責罵似的。徐紹堂在這一帶是著名的「土地主」，外號叫「壞莞豆」，他一落地便靠着祖上的餘蔭，享有千畝地的收穫。長大了，上省城裏念了幾年書，回到鄉裏來，滿嘴詩云子曰，之乎也者，一心經營田地，和放高利貸，且又能勾結官府，動不動一句話就把農民送到衙門裏。誰們也不敢惹他。到了新政府時代，他的威風雖然沒有過去那樣令人可怕，可是餘威在農民當中還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他完全是依靠土地剝削農民發起財來的人物。他對政府的法令是研究得很精通，對土地和夥子的使用，有一套獨到的辦法。早在兩年前，徐紹堂看到減租是不可避免了，在新政府還沒有建立的時候，他就大量地調換土地和改變租佃形式：原來散在各鄉的五百多塊地，很快就將外村的地完全賣出，換買了本村的近地，甚至不惜兩塊換一塊，和田家溝地主林友仁換地二十一塊半，結果共得土地二百六十多塊。這二百六十多塊地，全部由定租改成夥種，活租，安莊稼，分散給佃戶，他一家就擁有二十六家夥子。這種租佃形式，佃戶對主方依賴性大，像牲口農具種籽肥料……都必須仰給主方，倘若夥子不順從主方的意旨，馬上便遭到許許多多的麻煩和困難。假設佃戶一定要減租，這種租佃形式是：一無契約，二無分租，要想抽地、只要說一句話就行了。這樣，每個夥子都捏在徐紹堂的手裏，那個夥子敢提起鬧減租？

他坐在窩裏穩如泰山。他是個精明強悍的人，凡事都要深思熟慮，做得八面玲瓏，面面週到，不落一丁點兒把柄在別人手裏。減租的消息一傳到他耳朵裏，他就對着洋烟（鴉片烟）燈謀慮開了。自己想好了主意不打緊，他一把還緊緊拉住這一帶地主王興發他們。他懂得現在稀活人有農會，農會的門關得嚴嚴實實，地主們一步也踏不進去。稀活人團結起來，地主們也要團結起來，否則，哼，鬥不過那些爛糠嘴長工腿。他特地把王興發請了來，要王興發跟他一路走。他們兩個人面對面地躺在炕上，當中隔着一個紫檀色的烟盤，裏面放着一套亮晶晶的白銅烟具，烟燈裏的火焰跳躍着。徐紹堂把事先準備好的話都講完了，王興發胆小，以爲這樣讓政府知道，對自己反而不利的。徐紹堂沒接着說下去，他眉毛一揚，計上心來，拿起烟籤，在鵝黃色的小瓷烟缸裏挑了一點膏子，在烟燈上燒，慢條斯理地燒燒，在手指上繞繞，又挑點膏子燒。一股濃烈的香味 瀰漫了一屋子。王興發聞着這香味，心癢癢的。

徐紹堂的一雙眼睛，雖然是對着手裏的烟籤，可是他時不時暗中窺視王興發一眼，一邊乘着燒烟的空間，他謀慮着。一個手指粗細的烟泡燒好，弄到烟槍上去，把烟籤往火上一燒，一籤子戳進烟泡子裏去，打了一個小眼，然後把烟槍往王興發面前一送，徐紹堂微笑地說：

「興翁，來一口。」

「不，我剛來過，你自己來吧。」

「興翁，咱們兩個人何必這樣客氣哩嘛，太見外啦。」

王興發不好再謙讓，徐紹堂給他對着火，他心裏有點怪不舒服，他知道這一口烟下肚，一定又有什麼鬼花樣出來了。他抽了半口烟，果然徐紹堂開口了：

「你顧慮的倒也是應該的，不過，興翁，你忘記一樣了，民主政府可沒顧慮咱們地這方面的利益，我怎麼也想不通，興翁，你身上的肉，叫人割去，怎麼不痛啊？」

「誰說的，那個人身上的肉割去不痛？一王興發放下烟槍，急着說。」

「那你爲甚就甘心情願讓人家割呢？」

「誰甘心情願？那個不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哩嘛。」

「爲甚說不出呢？」

「這是政府的法令，咋個好開口？」

「爲甚不能開口，爾個政府不是口口聲聲三三制、統一戰線，要照顧各階層的利益嗎？政府不照顧，咱們也不照顧自己，誰來照顧呢？事在人爲，全靠自己，爾個靠別人，可不成哩。」

「照你的說法，咱們地主大夥聯合起來，給農會鬥，政府知道了，辦一個違抗政府法令的罪，你有神通受的了，咱王興發可不行，那不是捉鷄不住，反而蝕把米嗎？咱看，還是把穩點兒好，吃點小虧，讓稀活人沾點光，咱們日子省一點兒，不是講大話，咱王興發都對付過去，徐紹翁更不在乎啦。」

「誰說的，」徐紹堂用烟籤指一指王興發，說，「你不在乎，咱徐紹堂可在乎哩，咱就靠這點顆顆過光景哩嘛。顆顆減了，這光景咋個打發過去？場面拉開了，每天沒有幾百，就打發不過去。」

「你的話，咱當然不反對，難道說王興發見錢不要嗎？不是這個話。咱就怕……」

徐紹堂忍不住生氣了，他漲紅着臉插上來說：

「怕，怕什麼？天下的事，就沒有一個怕字。要怕，就甚也幹不了。大夥不幹，咱徐紹堂一個人也要和農會鬥一場。咱就不信這些長工腿爛糠嘴，從前咱一句話，不是叫他東就東，西就西，誰敢哼一聲？兩個民主政府就是給他們撐腰，咱不信稀活人就能鬥過咱。」

徐紹堂說的威風凜凜，聲勢大壯。王興發聽得出了神，躺在炕上只點頭。徐紹堂見王興發如此，他更加有精神，一口氣說下去：

「不是咱吹牛，今兒個就有夥子給咱送租子來，照老法裝。」

「真的？」王興發簡直好像在聽神話，不免暗暗吃了一驚：徐紹堂名不虛傳，神通果然廣大。

「可不是真的嗎？」

徐紹堂冷冷一笑，彷彿說「這算不得什麼。」

「你的本事咋個這樣大，爾個鬧減租，誰敢照老法裝？誰敢這樣做？農會知道了，他能担受得了嗎？」王興發望着徐紹堂得意的面容，請求他解答。

「這有甚難，他不怕抽地嗎？要種地，甚條件他也會應承的。」說到這兒，他伸過頭去，低低對王興發講了一遍，把對付陳五兒那號夥子的辦法說了個詳細。

王興發一想：果然有道理，表面衆人看不出，也不違反政府的法令，骨子裏却多裝了租子。他嚴重地謀慮着。徐紹堂從旁又加了一鞭，說：

「打鐵趁熱，事不宜遲，要做，就趕快下手。」

「你的話確實有道理。」

徐紹堂連忙把烟槍捧過去，巴結地笑着：

「把這口烟抽完了吧？」

「不，咱得快點進行，遲了，怕不好辦。」

王興發出去了，徐紹堂把他送到大門那達，才走回來。一進審，他的小老婆已躺在炕上了。她眉毛往上一揚，楞着兩隻魚眼睛，撇着小嘴說道：

「你把咱往炕上一摔，就不管哪，叫咱受那老東西的氣，打早上罵起，到現在還沒停嘴……」

「又叫什麼啦？」

「你有耳朵沒有？你聽看，——罵得難聽死啦，咱聽都聽不入耳。」她馬上用兩隻手捂着耳朵。

徐紹堂不得不聽，她認爲不入耳的話，是這樣的：

「騷貨，爛貨，沒人要的貨，整天就跟着男人的屁股後頭走，一會功夫少了男人也過不去的騷貨，又去浪啦！真不要臉！」

這些話，在徐紹堂聽來，已經陳舊了。他心不在焉，安慰道：

「別聽她的就是啦。」



「你不聽，她可越講越有勁。」

「讓她有勁，看她的勁頭多長！」

「唔，」她跳下炕來，嘴一撇，往徐紹堂懷裏一靠，說，「咱可受不了，你管管她。」

「算了吧。讓她在廚房裏罵，做好了飯，還不是侍候你吃。夥子們給咱氣受，你也給氣受？你們簡直是齊了心啦。別鬧好不好？讓咱安靜一陣子。」

「不，」她淚汪汪地望着徐紹堂，一會兒，突然把臉埋在徐紹堂的懷裏，幽幽地哭泣着，一邊却用手對徐紹堂的腰際，使勁擰了一把。徐紹堂又痛又癢，往後讓了一步，乘勢用左手摸着她的腰，她把頭一甩，扳着面孔說：「不要你碰咱。」

「真的？」徐紹堂笑着問她。

「當然是真的，誰還和你開玩笑。」

徐紹堂剛想發脾氣，冷不防對方墊起兩隻腳尖，抱着他的脖子，他的心早已軟酥酥的，什麼氣也沒啦哩。

兩個人溫存了一陣，便躺到炕上去了。徐紹堂還是躺在原先的地方，她躺在王興發的位

置上。徐紹堂喘了喘口氣，心稍爲平定下來，閉着眼睛，謀慮陳五兒來時對付的辦法，一邊說：

「給咱燒一口。」

那邊挑起烟膏來燒了，把烟泡上到烟槍上，打了眼，她抽了一口，然後送到他嘴裏，他閉着眼睛，悠然自得，一口氣把一個大烟泡抽掉，一點烟也不吐，抽完了，才吐出這麼一點點的乳白色的烟。端起茶盤裏的碧玉色的小瓷茶壺，裏面泡着的是打省城裏買來的上等龍井茶葉，他骨嚕嚕呷了一大口，旋即揀起一片芝蔴酥糖放到嘴裏，邊嚼着，邊說：

「再來兩口。」

那邊又給他燒烟。他過足了癮，通體舒暢，渾身輕鬆，計上心來，待五兒到了，給他吃頓好的，用油抹住他的嘴，叫他張不了口。主意打定，周身更舒坦，只是昨天晚上沒睡好，兩條腿有點兒酸。他想起太太的飯該做好，便向窰外面叫：

「娃他媽！」

「做甚！」躺在對面的小太太放下手裏的烟槍，瞪着眼睛望着他。

「叫她來捶捶腿。」

「不要，咱給你捶。」

徐紹堂對於捶腿這件事兒，却看中太太。別人捶的不是輕，就是重，即連小太太，在這方面，也趕不上她的。但小太太不願放棄這樣一個討徐紹堂歡心的機會，每次她都要搶着侍候，不讓太太佔上風。

「你捶的輕一下，重一下，咱可受不了。」

她伸過左手去，用大姆指和食指一把擰住徐紹堂的鼻子，驕滴滴的問：

「你受了受不了？」

「受了，受了。」徐紹堂無可奈何連聲答應。

「你要不要咱捶？」

「要，要，要。」

她臉上閃起得意的笑容，把烟槍遞給他，說：

「還有一點兒，你自己抽吧。」

她坐在徐紹堂的大腿與小腿之間的曲尺形那兒，握緊兩個小拳頭，從小腿捶起，一直捶到大腿，再從大腿又捶下來。徐紹堂抽完了烟，閉着眼睛，在享受着陣陣鬆骨的捶擊。小

小的拳頭，像雨點似的落在腿上，先是輕輕的，慢慢的，漸漸快起來，重起來，到後來一陣緊一陣，一拳重一拳，捶得徐紹堂閉着眼睛連聲叫好。越叫好，她越賣力氣，渾身的香汗已浸透了內衣，兩隻手酸得抬不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喘着。徐紹堂聽到她氣咻咻的聲音，睜開眼睛揀起一塊芝麻酥糖塞到她嘴裏，誇獎了一番：

「今兒個捶得好，捶得咱好舒適，好，真好。」

她把糖吃下去，撅着嘴說：

「你舒服，人家可累死了。你摸摸看，人家手一點兒勁也沒有了。」

徐紹堂撫弄着她汗浸浸的手，愛惜地說：

「歇會兒……等咱把這次減租子的嘛達事兒對付過去，給你割件綢旗袍料子。」

「真的？」

她又臉到王興發原先的位置上，摘下腋下的蕓蓼綠的手帕，拭去額角和手背上的汗，說：

「可把人累壞哪，——咱要抽口烟……」

「好，」徐紹堂把烟槍往她面前一放，「你自己燒口抽吧。」

「不，咱不抽。」

「做甚？」

「要你燒給咱抽，咱才抽。」她向徐紹堂送了一個媚眼。

「好，咱燒，咱來侍候太太……」徐紹堂拿起烟籤來。燒好了，把烟槍送過去，對方却退回來，說：

「咱要你先抽……」

「好，咱先抽一口，你再抽……」

徐紹堂抽了一口，送過去，給她對火，她呼呼地抽了起來。

大門上銅環嘩唧一聲，隨後有人向院子裏走來。

「地掌櫃在窰裏嗎？」陳五兒在院子裏叫着。

徐紹堂跳下炕來，走出去應聲道：

「在，在……」

陳五兒把牲靈拴在大門的銅環上，肩上那二斗顆顆也放在大門旁邊，徐紹堂迎上去，呼道：

「請裏面坐……」

窰裏透出來一股濃烈的川土的香味，在院子裏飄蕩着。陳五兒揉揉鼻子說：

「地掌櫃，咱是送租子來……」

「不忙，不忙，熬了吧，五兒，看你累的，窰裏伸伸。」

徐紹堂一邊把陳五兒拉進窰，一邊高聲對廚房叫道：

「開飯哩，多一個客人吃飯……」

一進窰，陳五兒見地掌櫃的小太太躺在炕上，蹣跚地不敢前去。她躺在炕上，帶理不理端着徐紹堂的碧玉色小茶壺喝着。櫃紹堂走過去，碰碰她的腳，說：

「起來，讓五兒炕上伸伸。」

她覺得奇怪：自從她到了徐紹堂家，快十年啦，陳五兒從來沒上過炕，這是地掌櫃的炕，長工腿咋個能坐上？徐紹堂也從來沒讓陳五兒上過炕。這一回，爲甚要破例？她不懂。她躺着沒動，指着下沿的椅子說：

「那兒不是也好坐嘛！」

陳五兒也不懂地掌櫃怎麼要他上炕，炕上鋪着榆林「富貴有餘」花紋的氈子，炕上的傢具，統統是白格森森的，看着眼花繚亂，他自度沒有這個福份在炕上伸。她一說，正好，他

就在下沿椅子上坐下來了。徐紹堂硬把她從炕上拉起來，並且說：

「幫忙開飯吧。」

暗中向她遞了一個眼色，那意思是說：你聽咱的話，其中自有道理。她聽命出去，一眨眼的功夫，便把飯菜端了進來，擺得滿滿一桌。陳五兒看見那些菜，只有三樣他說出名堂來，是：白蘿蔔紅燒羊肉，清燉牛肉湯，辣子炒肉絲。其餘的還有四樣菜，他就說不出名堂來，有一種黑烏烏的，肥肥的，一條條的像是蟲子，身上還長着疹痘，他生下來就沒見過這玩意兒。還有一樣就更怪：四四方方的，皮上面殘留着一個個薄薄的小圓片，像玻璃似的發亮，上面撒了一些嫩綠的小蔥花；碟子裏有點水，上面汪着一層黃晶晶的油。這不知道是個什麼菜，味道可香。陳五兒以爲今天一定是地掌櫃請客，弄了這些古里古怪的菜，他做夢也沒做過。過年的時候，他要是能吃到一樣就很滿足了。他怕客人來了，他夾在當中不三不四，走過去，說：

「地掌櫃，你收下租子，咱得回去啦。」

「不忙，不忙，吃了飯再說。」徐紹堂從櫃子裏取出一瓶汾酒來，打開火漆的塞子，窸窣頓時飄蕩着一股誘人的酒的香味。他給陳五兒斟了一杯，說，「吃點便飯，不添菜了。」

陳五兒拘謹地坐在徐紹堂旁邊，怯生生地問：

「還有客人沒來嗎？」

「沒有客人，吃點家窩飯。」

陳五兒暗自思量：怪不得地掌櫃長得肥肥胖胖，白格森森的哩，整天價的滿桌子菜吃飯哩嘛。看他滿面紅光，油都要滴下來的樣子。

徐紹堂端起酒杯來，和氣地說：

「喝一杯吧，五兒，一年忙到頭，够累的嘛！」

陳五兒惴惴不安：他居然和徐紹堂同桌吃飯，而且是徐紹堂親自敬酒，十五年來，從沒有過的啊。他端起杯子來，心老是跳，不敢喝，囁嚅道：

「咱不會喝……」

「喝吧，喝點酒煖煖肚子……」

他們兩人碰了一杯。徐紹堂拿起筷子來，伸出去想挾點菜吃，在空中却停留住了。沉下臉來說：

「又是這些菜，吃膩死人啦。木頭，也不知道換換花樣……」



這話是罵那個還在隔壁廚房裏的大太太的。小太太乘機搭上一句：

「一天是這幾樣菜，吃倒了胃口，她就開心哩嘛。」

陳五兒從來沒吃過這樣好菜，他覺得樣樣好吃，鮮得都要把鼻子鮮掉啦。他吃着老是不安，想提減租的事，又不好意思開口；一提到租子，徐紹堂就岔開啦，只是讓他喝酒吃菜。一直到喝完酒，吃了兩碗白米飯，陳五兒終於沒提到這件事。徐紹堂小太太吃了半碗飯，就鬧着飽了，又輪到炕上去。

徐紹堂臉上泛紅，醉醺醺的了。他站起來，右手提着一太串火小鎗匙，左手捧着一個活梁的鐵籠大斗和篩子，帶着陳五兒走到那排密洞後面的穀倉來了。陳五兒抹去嘴上的油，把顆顆向篩子裏倒。徐紹堂親自過斗，從大篩子裏量出，倒在他自己的袋裏。過完之後，他屈指一算，沉下滾圓的臉來問道：

「噢，咋個只是一石七斗——？」他指大篩子裏餘留的穀子說，「這裏頭剩下頂多還不到二升，你是咋個弄的？」

「地掌櫃，是一石七斗六升嘛！」

陳五兒暗自納悶起來，在家裏明明量好的是一石七斗六升，到這達，咋個忽然少了四五

升呢？他低下頭斜視一下徐紹堂的斗，心裏頓時豁朗開來。那個鐵梁是活的，往上一提，一斗足足可以多裝幾合顆顆哩。他胆怯地指着斗說：

「那斗……」

「你說這個斗咋個樣兒，難道我徐紹堂是用大斗的人，想多裝你稀活人幾個顆顆，哼！你把租子都送給咱，咱也不放在眼裏。」

徐紹堂忽然變了臉，格格地冷笑一聲。

「咱說這斗真美，美的太。」

陳五兒賠了一個笑臉，不敢再說那斗了。

「幾升穀子倒是小事，我問你，你今年穀子是咋個裝的？」

徐紹堂像一座小山似的走到陳五兒面前，陳五兒咯咯咯地，說不上話來。早一會在道上想好的話，竟然忘記得乾乾淨淨，一點影子也沒有，半句也記不上來了。

「你說呀，今年個租子咋個裝的？」

他低着頭，佝僂着背，必恭必敬地站着，拼命地想，却怎麼也想不起來，究竟咋個說是好呢？

徐紹堂知道他不好意思說，伸手拉他一把，聲調放得很親切：

「你說呀，五兒，沒甚關係，咱們十五年的東家夥子，有甚說不通的，是不是還有顆顆沒裝來？」

「不，不是的。」

「那是爲甚呢？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

陳五兒窺視了徐紹堂一眼，鼓足了勇氣，吞吞吐吐地說：

「衆人講，減……」說到這達，他就再也沒勇氣說下去了，身上像是出了一陣汗。

徐紹堂覺得剛才招待他一陣，是白費了。但是他還是有把握，不慌不忙給他說下去：

「衆人說減租是不是？今年政府要澈底減租，胡鄉長召開的會，我也去的。我早就想跟你說了，你自己提了更好，咱們一滿按公示辦事，我徐紹堂不是不講理的人。」

陳五兒以爲這些話一定不是徐紹堂講的，他抬起頭來一望：站在自己面前的又明明是地掌櫃，不差分毫。世道真是變了，連徐紹堂都要自動減租了。他的眉頭展開，先前的顧慮，兩個看來，是多餘的。他連忙迎上去，嗜着油嘴，點點頭。徐紹堂的臉却突然沉下來，像是暴風雨快來的天空，滿佈烏雲，這烏雲壓得陳五兒透不過氣來，他不知道怎麼忽然變了卦。

過了一會，徐紹堂忽然又轉氣爲笑心平氣和地說：

「五兒，不瞞你說，咱的手頭不寬裕，你夥種的那九垓地，咱要往出典，你要典，先典給你。你不典，咱要典給別人，剛才王興發來過了，他想典，咱還沒應承他。你今兒個來的巧，咱正要我談這樁事哩。」

一句話，像一瓢冷水，直往陳五兒身上澆，一直把他澆得冷透了心。陳五兒心酸起來，暗自想道：「咱們稀活人，肚子都喂不飽，那還有錢來典地呢？不是硬叫十二歲姑娘上轎，咋個受的了！」陳五兒像一段釘在地上的馬樁子，一動也不動。徐紹堂看他不言語，他知道這號子人要狠狠抽他兩鞭子，他就知道徐紹堂的厲害了。他故意彎下腰去，把斗裏的顆顆倒在大篩子裏，拾着斗，說：

「穀子不足數，你要，你還是用牲靈馱回去。地我是典定了，別說徐紹堂不講交情，沒言傳，你不典，咱可典給王興發啦。」

說完話，他掉頭就走，那一大串鑰匙相互碰着，發出叮叮噹噹的金屬聲。陳五兒看他短小身裁寬闊的背影，在穀倉的平台上，悠然自得地走去，一陣心酸，一股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了。徐紹堂踱着方步，安然走去，脚步聲音遠了。陳五兒猛然想起地掌櫃一走，這個事

情咋個辦呢？租子沒減，倒丟了地，地就是命根子啊。沒有了地，陳五兒就啥也沒有。他謀慮着：是要地呢？還是減租？減租不過是今年多點子顆顆，可是明年呢？明年一粒顆顆也沒啦。有地，不減租，明年多少還有個指望，千萬不能丟掉地。要地減租不能兩全，陳五兒挑選了前面的那條路。他心裏恨透了壞莞豆，可是壞莞豆手里有地有勢，又不得不低下頭來，靠他，依他。他硬着頭皮，咬緊牙，認吃虧了。怕遲了，徐紹堂不答應，追了上去，說：

「紹堂叔，紹堂叔，你站着……」他幽幽哭泣着，一邊斷斷續續地說。

「做甚？」徐紹堂裝出漠不關心的神情問。

「紹堂叔，你不能典，地還是咱種。」

「政府要減租，咱也沒說的，減就減。咱爾個手頭不寬裕，租子收的少，咱典地，政府總不能不答應吧。」

「咱要是够吃，咱也不想……」他緊緊抓住掌櫃的袖子，生怕他走掉，苦苦地哀求。

「咱也不是反對減租，減租，減租，一定減租，陳五兒，你還有甚說的？」他使勁一把把陳五兒甩開，邁開腿要走，「咱還有事哩嘛。」

「紹堂叔，你不能，你救救咱，你要把地典出去，就把咱這碗飯端走了，咱一家命窩子……你要咋個，咱就……」陳五兒鬆了口，心裏感到很難過。

徐紹堂心裏想：陳五兒已捏在他手心裏，玩弄得差不多了，適可而止，改變了緩和的口氣，懇切地說：

「你想想，咱徐紹堂那樣對不住你，想想十五年前，你赤手空拳到這地面，沒吃沒喝，誰收留你？徐紹堂。兩個光景好了，吃了三天飽飯就不認人了，穀米把你吃膩了，倒要減徐紹堂的租了。這些話都不言傳，你看，咱鬍子都這麼長了，」他得意地摸摸下頰的鬍子，說，「咱做官沒本事，受苦沒氣力，就靠手裏一點地，你還要減，減吧，咱只好典地。」他斜視了陳五兒一眼，看他那股懊喪的神情，還沒懂得他話裏的意思，就露骨地暗示道，「要是租子收的湊合過去，咱也不想把地典出去，還不是叫你種。你想種也可以，多幫忙咱一點穀子，過去咱幫你忙，爾個你幫咱一下，叫你紹堂叔渡過難關，地還是你種。」

陳五兒的哭聲停止了，只是幽幽地抽搐着。他婆姨的話，閻爭先的話，他全忘記得乾乾淨淨，九响地像是活動電影似的，在他面前轉來轉去。他忍痛地用袖子拭乾了眼淚，無可奈何地說：

「紹堂叔，你說要多少呢？」

「數目不大，咱知道你的能力，幫助咱這麼四斗幾升也就不差甚哪。」

陳五兒心裏一算，一石七斗六升加上四斗幾，那不就是兩石兩斗，又是對半分了嗎？可是嗚吧吃黃蓮，說不出的苦，只有往肚裏嚥。他知道不答應是不行的，只好應承了。徐紹堂臉上漾開了笑紋，用大姆指和食指摸着鬍子說：

「咱們減租還是照減租，這四斗四升，算是人情，可不敢跟人說。」說到這兒，他附着對方的耳根子說，「穀子夜裏送來，別叫人看見了。」

#### 四 三鄉減租勝利了

太陽落山，最後一線斜陽從對面的山頭上隱去，陳五兒踏着暗下來的暮色走去。他像是一個戰敗的士兵，沒精打睬，騎到牲靈上去，惘惘然望着驢子兩個長長的耳朵，如同烏紗帽上兩翼，一搖一擺。牲靈還是上午喂過一陣，在徐紹堂家折騰了半天，有點餓了。一邊走着，一邊貪饞地吃着路邊青草，走走停停。陳五兒沒來由的，向他脖子上痛痛打了兩下，罵道：

「餓不死的鬼，連走道也不好好走，幾輩子沒有吃草了，死鬼！你死吧，死了就好了。」

他把韁繩拉緊，牲靈的頭昂起來。他騎在上面，儼然像一個將軍似的發號施令：

「啍——啍……啍——啍……」

牲靈的脾氣，忽然變得乖張了。從前陳五兒叫一聲「吁」，他便站下來了；叫聲「啍」，他便走了；叫聲「啍——啍——啍」，便呼呼地跑開了，要跑得屁股上都流汗，冒了熱氣，小蹄子才會慢下來。這會兒，可不同啦。跑了幾步，就慢下來啦，恰巧又走到一片綠茵茵的草



地旁邊，牠乾脆停下來，伸長着脖子，就地吃開啦

陳五兒騎在上面，越看越生氣，他把韁繩一緊，牲靈伸出去的脖子，被迫縮回來了。沒讓牠吃個痛快，牠一肚子不高興，仰着脖子，嗷嗷地叫着，不滿的聲音劃破了幽靜的山谷。

牲靈亂叫亂嚷，站着不走，可把陳五兒氣炸啦。他勒緊韁繩，對着牠罵道：

「×你十八代祖宗，你叫，你嚎喪，你死吧，死啦，咱們大夥全好了。有你一天，咱們一天光景也過不好，活不下去，你怎麼不死呀！」

牲靈彷彿沒聽他的話，也許這些話不像全是罵牠的，牠就沒理會，還是站在那邊，仰着脖子叫，想吃草。牠的粉紅色的大舌頭，直向嘴外邊舐來舐去。

嚼——啾啾……嚼——啾啾——……

牠的口令不靈了，牲靈不走。

「好狗×的，你不走，看老子叫你走……」陳五兒用兩個膝蓋牠把牲靈挾緊，左手抓緊韁繩，右手拿着韁繩多餘的尾端，拍的一聲，對準牠的屁股打去，牠一犇，差點把陳五兒摔下來，幸好他的兩膝挾緊，搖了兩搖，又坐穩啦。他用兩個腳趾跟向牠肚子猛的一踢，接着對牠屁股上又是一鞭子，牠忍痛跑開了。牠騎在上面，一點也不放鬆牠，看牠要停了，把韁

繩一緊一鬆，牠又跑幾步；剛要慢下來，牠凸出的肚子上，又受了兩腳跟，牠只好賣命，四蹄不停，飛一般的跑去。一會兒，牠脖子上的毛濡濕了，前臚流汗了，大腿上冒熱氣了，後鞞上的毛也濕了，牠還是氣咻咻地跑，鼻子直噴氣，一嘴的白沫。四隻蹄子沒勁了，雖然還是跑的動作，但已不快了，一跳一跳地前進着。

陳五兒騎在上面，也是渾身大汗了，他感到輕鬆，感到痛快，剛才和徐紹堂的事，暫時也忘啦。牲靈慢下來，他好像這時才想到自己是騎在牲靈上，他隨便對牠抽了一下，這一下却失了靈驗，牠還是慢騰騰地踱着方步，像個念書人似的。看到牠嘴上的白沫，和那吃力的氣咻咻的聲音，陳五兒吃了一驚，慌忙跳下來，看牠像是掉了河裏似的，渾身濕透了。他自己痛惜起來，罵自己：

「真是盲人騎瞎馬，也不看一眼……」

他輕輕地撫摸着牠的脖子，牠的屁股，然後用手指給牠脖子抓癢，對牠賠不是，說：

「小狗×的，累了吧，誰叫你不聽咱的話哩嘛，是你自找苦吃。你想想看，打你到了咱的手哩，咱那次這樣騎過你？」

牠像是每一句話都懂似的，不再憤憤地氣咻咻的了，用鼻子頂着嗅着他的手，他的胳膊

臂，親愛地用鼻子擦着的路臂。——剛才像是吵了一架似的，現在雙方都言歸於好啦。陳五兒氣消了，後悔不該那樣沒命地騎牠的。他決定不再騎牠了，讓牠空着身子慢慢走回去。走了一陣，又是一片草地，陳五兒把牠牽過去，抱歉似的，對牠說：

「吃吧，吃飽了再走……」

牲靈伸長脖子儘情地吃了，把路邊的草吃了個精光，牠還想吃，走了一陣，見沒有草地了，陳五兒在後面叫了一聲「啣」——啣……他便呼呼地跑開了。

離徐順家溝遠了，他跟在牲靈的屁股後面走去，他婆姨的眼光在他面前閃爍着。他估量着回家以後可能發生的事，婆姨一定要問長問短，他試想出各種回答，他都覺得不妥當，還是不說出的好。他把臉上的淚痕拭去，裝出若無其事地進自己的審裏去，婆姨看他肩上搭着兩個空袋袋，定是把穀子繳了，一團高興地迎上來，說：

「租子減了嗎？」

陳五兒的精神有點恍惚，聽話不靈醒，簡直不知道她問什麼，就沒答腔。她走到他跟前，提高嗓子叫道：

「壞莢豆答應減租嗎？你咋個聾了嘛，別人講話都聽不見！」

他聽見減租那個字，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

「唔是甚意思嘛，是減了還是沒減？」

「減了，減了。」

「真的，他肯減？」

「誰還騙人不成！」他有意避開她銳利的視綫，摺搭在肩上的空口袋摘下來，疊好，放到炕上去。

「那你爲甚滿臉不高興嘛，像死了人似的。」

他馬上做出一個慘然的微笑，勉強發出格格的笑聲，說，「誰說我不高興嘛！」

「哼，看你那樣子，皮笑肉不笑，裝出來的。」

「不，咱……」他下面的話說不下去了，想了好半晌，才說，咱心裏難活（不舒服）：

……

「這兩天你太熬了，到炕上伸伸去……」

他怕撒謊漏了底，就勢不聲不響地爬上炕，躺下來，閉上眼，要睡了。他聽見她一個人在鍋台上收拾碗箸，嘴裏自個兒喃喃着：

「爾個世道真變了，政府一滿給咱稀活人辦事。連壞莞豆也變了嘛，今後的光景要過美啦。娃他大，那咱們趕明兒吃上一頓好的，是吃小米撈飯，還是吃頓扁食（餃子）？」

「忙個甚？光景長着哩。」

「啲，今兒個你到把細起來哪，減了租還不吃頓好的，娃娃也要吃點好的。」

「那麼吃吧。吃吧，你要吃多好，就吃多好。」

「噢，你這個口氣是怎麼一回事？」

「沒……啥……」他叫婆姨別吃好的，別把幾天的糧食一天吃光，却又恐怕露了餡，就改口說，「咱是說你愛吃啥就吃啥，咱聽便，咱啥都吃。」

「啲，今兒個問到你，你又擺起臭架子來了。——當然是咱愛吃啥就吃啥，咱做出來，你敢不吃。」

陳五兒沒再答腔，她掉過臉去一看：炕上已經響起鼾聲來了。她自己答道：

「那就吃小米撈飯吧，飽飽吃頓乾的，省事點。」

陳五兒的眼淚倒往肚裏流，眼眵有點潤濕，他怕婆姨看見，翻過身來，偷偷地拭乾了。他怎麼也睡不覺，可不敢睜開眼睛，怕他婆姨看見，又要問長問短，他答不上來，出了畝

子，一宿也不得安生的。一直到他婆姨上了炕，睡得熟透了，他還是閉着眼睛，醒在炕上。半夜，村裏人都已經睡熟啦。陳五兒偷偷地從炕上爬起來，怕穿鞋子有響聲，他赤着腳跳下來了。他悄悄抽出炕上的袋袋，走到甕角落米甕那達，他呆住了。顆顆要不要送呢？送吧，趕明年春上就沒糧食吃啦，又得向徐紹堂借，又是五分利。要是大夥兒都能減，陳五兒爲啥不可以減呢？天下沒有這個理。他蹲在糧食袋子面前謀慮着，拿不定主意。蹲着，蹲着，陳五兒快睡覺啦。

村裏的鷄叫，才把他從夢裏喚醒。他一想再就擱下去，天亮了，事情就嘛噠啦。在黑暗中，他把糧食袋打開，一斗一斗量好，把四斗多穀子和先前不足數的五升穀子（明知道那是徐紹堂的斗有鬼，他也不得不補進去。）都裝到袋裏，口袋紮好，斗放到原先的位置。他一聲不響地開了半邊門，把谷子擗到肩上，走出去，雙手把門扣緊。谷子放到牲靈上，他又站住了。「就是這樣送去嗎？」他問自己。他去找爭先哥謀慮謀慮，既而一想，找他，還不是挨罵嗎？他當然是不主張送的。不過，要是爭先哥這時候來找他，恰巧碰到他送糧食，攔住他，不准他送，給他做個主，他也不反對，可是爭先哥連影子也不見，咋個辦呢？徐紹堂的矮矮胖胖的影子，在他面前閃動着，他脊背上掠過一陣涼意，像是有人在後面督促他似

的，他怯生生地邁開了步子。他不敢高聲吆喝，也不敢走大道，從村邊的抄道繞出去。

在朦朧的月光下，遠處山凹裏有悽厲的狼嗥，叫破了深夜的寂靜，山下那一條小小的河流，像一個夜行的歌者似的，哼着嗚咽一般的悲曲。陳五兒垂頭喪氣，順着山溝裏的小道，一步步懶散地走去。

到徐紹堂窰外，他輕輕拍了拍門。狗汪汪地叫着。一會，屋子裏亮了。徐紹堂開了大門，他手裏又拎着那個斗。他走進去，徐紹堂就機警地把門反扣了，和他到谷倉那裏去，過完穀子，徐紹堂轉聲問道：

「還有穀草呢？你沒先捎帶些來？」

「穀草？」

這達の規矩是柴草隨糞走，夥子多上糞，草歸夥子；要是主子多上糞，草就歸主家所有了。陳五兒夥種這九垓地，今年是他自己多上糞的，草該歸陳五兒。他聽見地掌櫃要穀草，不覺詫異起來了。他想：「一個蘿蔔兩頭切，還能剩下多少？地掌櫃這樣做，真是老牛上殺房，連皮帶肉都給吃了。」

「你給我多少送點來就行了……」徐紹堂顯得很慷慨似的，笑着說。

陳五兒沒法開口，不敢不應承下來。

徐紹堂用各種各樣的法兒，把夥種的租子都按老規矩對半分了。三鄉的減租，表面上實行了，實際上只有個別開明地主減了，而且不澈底。這許多沒有減租的夥子們心裏都有鬼，大家見了面不言傳。在胡九林的工作報告上，說三鄉的租子都按公示減了，區上以爲三鄉的減租工作是出色的，地方上做了頭條登在羣衆報上：

### 三鄉減租勝利了



## 五 糞的問題

山溝裏的冰溜子和山下的小河流的冰溶化開了，太陽晒在人身暖洋洋的發軟，冬眠的農村，又甦醒一般地活躍起來，春天邁着他疏懶的步子，慢慢走到高原上來了。

徐紹堂自己雇工種的平川地上，那個叫做胡不楞的長工，給他一駄糞一駄糞送到地里，微微發着灰黑色的細緻的泥土上，不到丈來遠就堆着一堆堆陳糞，像是星羅佈棋似的散佈在地上，遠遠望去如一座座野塚似的。

但是他夥種出去的土地上，却只有稀稀拉拉的幾堆糞。陳五兒的九垓地上，總共也不到二十駄糞，冷落地躺在路邊。夥子們因為去年明減暗不減，一年勞動出來的顆顆，一大半都送到地掌櫃們的倉里去啦。今年生產情緒不高，多加糞，收穫固然多了，但是送給地掌櫃的租子不是更多了嗎？衆人只要打點顆顆够吃就算了，何必多加糞？衆人盡量使用着土地，土地越來越薄，再不施肥，莊稼長的一年不如一年，這樣，再過兩年，便變成「熟荒地」哪。

陳五兒愛惜着他那九垓地，還是一個勁地送糞。早兩天把毛坑翻了，滲雜了許多肥土，他一鏟一鏟放到筐子里，馱到牲靈上，又準備送糞了。走到門口，給婆姨攔住了。自從他婆

姨發覺炕角落的糧食少了，知道壞莞豆沒減租，整天價就給他吵，一見他送糞，更是惡言惡語，不讓他送。

「地裡有些糞够了，還送，做甚？」她站在門當中，不讓陳五兒走。

陳五兒喀喀喀地，打掃了嗓子，看他婆姨臉色不好看，便客氣地說：

「月怕十五年怕半，今兒個已是二月十七了，再不加緊幹，就要誤時了。」

「多下糞，白貼賠了功夫，收成好還不是壞莞豆的。」

「上頭有公示，今年要加緊開荒春耕，鬧生產運動哩嘛。」

「要糞，叫壞莞豆上，咱們沒有那些糞。你看村里後生，那個不像霜把秧打了的，軟溜溜的，誰像你這個膿包貨，吃了虧不吭氣，還起勁幹呢。」

「馬無夜草不肥，地裡不上糞，咋個能長出好莊稼來嘛！」

「長出好莊稼來給誰嘛！你這個傻瓜，有這號閒功夫，下一趟南路，發點貨，回來賣，不是一樣賺錢。白長成跑了一趟南路回來，人家光景就美啦。」

「跑南路是跑南路，生產是生產嘛。」

她過去要把牲靈上的那兩筐子糞拏下來，他急忙搖手阻止，臉紅通通的，說：

「叫咱把這馱送了，以後不送……」他對那九垓地已有十五年的感情，彷彿不上够了糞，對不起土地似的。

「這一馱也不叫你送！」她一使勁，把滿滿一馱糞都掀到地上，撒滿了一門口，地上都是黑烏烏的糞，一股臭氣四散開去。

「你……」他盯着地上的糞，指着她威嚴的臉，聲音有點憤慨，想發脾氣。

「咱，咋個樣兒？」

「你……」語調已經緩和，哽咽地說不上去。

「咱，就是咱，不准你送！」

她走到他面前說着，兩隻手叉着腰。

他慌忙放下笑臉，弓着背說：

「你，你對！咱不該上糞。」

她望着他那一付可憐樣兒，不禁嘆喟笑了。

這一次區上號召大生產運動，三鄉却像上了鏽的機器似的，推動不起來。胡九林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報告到區上，區長和區書李德林想起去年減租的事，當面問胡九林，詳細的

情形他說不上，只是說租子確實減了。區長斷定這里面一定有道理，和區書商量，要下去調查一下。

## 六 恐後無憑·立此爲據

徐紹堂啣着一根長旱烟袋，用勁吸了一口，望着山下一大片一大片施了薄薄糞土的土，鬍子氣得翹了起來似的，自己嘀咕着：「這些稀活人，好像今年種了地明年就死了，不種啦。這個樣兒咋個長出好莊稼來。」他皺着兩道淡淡的眉頭，深思着。他踱着方步，不時墊起脚尖來，從下面看着他的附近的土地。想起要找王興發，脚步子才快了起來。推門進去，王興發盤腿坐在炕上，手裏端着一個水煙袋，悠然自得地呼嚕呼嚕抽，面前放着一張羣衆報，張開着，好像才讀過的樣子。王興發看見徐紹堂，馬上要下炕來招呼，一邊說道：

「紹翁，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

「別下來」，徐紹堂擎着旱煙袋的那隻大手，連忙直搖，說：「無事不登三寶殿，特地來告訴老兄一個消息。」

「什麼？」王興發伸下炕來的腿，立時驚慌地打住，掛在炕沿上，驚異地問。

「你聽說區長他們下來沒有？」

「沒有。」王興發緊張地請他上炕坐。「是咱們明滅暗不滅的事給區上知道了嗎？」

「嗨，看你心虛的樣子，咱們的事，區長咋個會知道，除非他是神仙。」徐紹堂摸摸鬍鬚，很有把握地說。「你老兄真是閉塞，這件大事你却不知道，咱打聽出來，他們來調查減租的事，牛頭峪的肉吃了（指已減租），現在該吃咱們的肉了。」

王興發清楚了原來是這麼回事，方才鬆了一口氣，慢條斯理地說：

「政府真要減，那就沒有辦法了。」

「噢，你這人，說的倒輕巧！」徐紹堂把鬍子一翹，用旱煙袋敲着炕桌，不平地說道，「減租，佃戶太便宜了，咱們吃虧的事，不幹。——沒咱們的地，佃戶吃甚？連西北風也喝不上！現在出什麼新花樣，鬧減租。咱問你，興翁，咱們先人聽說過這回事嗎？」

王興發放下水煙袋，仰起四方臉，注視着粉白的窯頂，倒想上去：的確的，不僅他王興發這輩子沒有過這回事，就是先人也沒有過，這是爾個的新規矩。他搖搖頭說：

「確是沒有過，現在世道變了，窮小子都伸直了腰了，要不減，怕也不容易——」

「誰不想揀順口的吃，咱們從小就沒受過罪，現在減租，老來叫咱啃糠窩窩？你老兄受的來，咱可不行。」他暗中斜視着王興發，對方經他一挑剔，有點激動，四方臉上泛起了紅暈。

「能不減，當然是上策，誰還情願減租，紹翁，你有什麼良策？」

「這要看咱們想辦法啦，」他湊過去緊着王興發低聲地說，「只要咱們齊心，把租戶捏在手裏……」講到這兒，好像更機密似的，怕給別人知道，乾脆對着王興發的耳朵，說了半響。

王興發是個沒主見的老實人，而且有點胆小。他聽得紹堂說得頭頭是道，他說一句，他就點一次頭，臉上一陣陣露出笑容。聽到最後他意味深長地搖了一搖頭，顯得有點胆怯，懷疑地問：

「怕不妥當吧？」

「有甚不妥當，興翁，你跟着咱辦，包你沒一個錯。」

「要是佃戶們不肯呢？」

「不肯，」徐紹堂咬緊牙，堅定地說，「把地抽回來。」

「誰種？」

「有店還怕招不到客，有女還怕找不到醜女婿？」

「要是說出去呢？」

「敢！」

「區上的人呢？」王興發終覺得不妥。

「區上的人，那好辦，請他吃頓飯，送點禮，給他們嘴上抹把油，就打發回去了。」說到這兒，徐紹堂拿起掛在胸前的那把小牛骨梳子，梳一梳鬍子，正在悠然自得的時候，猛地想起：區長他們該要到村子裏啦；立時站起來，向王興發拱一拱手，說道，「就是這樣辦了，人家齊心咱們也得齊心。告辭了，我得去佈置佈置，你也得早點下手，興翁……」

不等王興發再說什麼，他跳下炕來，像一陣風似的走出去，丟下王興發一個人陷在悵惘裏，望着徐紹堂的背影，獨目猶豫地問：

「這能行嗎？」

徐紹堂回到家裏，找了許多紙，一個人關起門來，誰也不讓進去；連小太太，也給關在門外。他一個人伏在炕桌上用毛筆迅速地在一張張紙上寫去，寫完了看看，他數一數，每家夥子都有了，這才摺疊好，放在貼身的汗衫口袋裏，生怕誰來搶去似的。他急急忙忙飛也似的向馬家峁底跑去。跑到陳五兒窰洞側面時，已經是氣咻咻地直是咳嗽，但是他也不喘口氣，就一直衝進去，反手把門門上。見了陳五兒，一把把他抓住，拉他到炕上，交頭接耳觀



曠地問：

「五兒，你說，這十多年，咱待你不壞吧？」

地掌櫃忽然對陳五兒這麼客氣，這麼謙虛，又這麼親熱，他不知所措，隨口應道：

「待咱很好，地掌櫃是咱恩人。」陳五兒心口直跳，不知是禍是福。

「十五年前，誰收留你們一家的？」

徐紹堂的話，如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陳五兒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心裏不由地悚然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災難降臨到自己身上。徐紹堂的舌頭上像有蜜，說的話可甜着哩。陳五兒聽的又是恐懼，又是舒服，接着徐紹堂又說：

「咱們十五年的東家夥子，古人所說的生死之交，也不過如是。你家以後短什麼少什麼，找我徐紹堂好了，沒有一個不幫忙的。兩個糧食够吃嗎？」

他的話把陳五兒說得渾身發酥了，陳五兒點點頭，覺得地掌櫃真是個天下好人，他感激地說：

「够吃。」

「錢够用嗎？」

「錢？」他想稀活人的錢那會也沒够用過，但地掌櫃的錢是不好隨便化的，那五分利，嚇死人。想了想說，「不差甚。」

「要添點什麼衣服嗎？」

陳五兒望了望自己那身破棉衣，說：

「不要添啥衣服，補補縫縫也對付過去啦。不怕地掌櫃笑話，咱家有五年沒添過新衣服哩。大人娃娃就這麼過去哩。」

徐紹堂對陳五兒渾身上下瞅了一陣，說：

「不，你這件棉襖該換身新的了。沒布，咱窩裏有，割丈把布來，叫你婆姨縫縫，——今年咱給你換身新的。」

「不，」他不敢隨便受地掌櫃的東西，推却道，「咱這件還可以穿哩嘛。」

「那你需要點什麼呢？」

「咱不要啥。」

「不，你總會要點啥，咱可以幫你忙。」

「咱真的不要啥。」

「你想想看。」

徐紹堂擺出非幫助陳五兒一些什麼不可的神情。

「明天做菜，娃他媽說，又沒有鹽啦。」

「上咱家裏拿去。」

「好，多謝地掌櫃，咱等覺到鹽再還你。」

「不用還了。」

徐紹堂的話轉到了正題，更貼近陳五兒說：

「爾個，咱要請你幫個忙……」

陳五兒簡直發楞了：十五年的勞動，他仍然是個窮光蛋，他能給地掌櫃什麼忙呢？他驚喜地應承道：

「只要咱幫的上，地掌櫃，你有啥吩咐？」

徐紹堂從身邊掏出一大疊白紙條條來，在其中找了一張，放在陳五兒的面前，說：

「請你在條條上打個手印。」

「做甚？」

「就說是去年的租子，按公示，四六分了。」

「這……這……」陳五兒想起去年補裝了租子，咋個又說是按公示四六分呢？他想提出來問個明白，望見徐紹堂那付鬼神樣兒，又口吃吃的不敢提；不提呢，心裏又有點不甘；只好含糊糊地問，「這是做甚？租子不……不……」下面的意思是說「不是補裝了嗎？」可是他沒有這麼大胆量說出來。

「噢，」徐紹堂急燥起來，嘆息地說，「你這人，腦筋轉不過來。你說是補裝了租子不是？補的租子是人情，幫咱忙的。不是對你說的一清二楚，難道忘了嗎？你這人真的，說話不算話，咱們男子漢大丈夫，不能婆婆媽媽的，要說一是一，二是二。」

「是的，是的，咱沒忘記，咱這號人就是糊塗虫，差點倒真的要忘啦。」

「爾個寫個條條，就做爲四六分的……」

「爲啥要條條？」陳五兒還是摸不清。

「區裏下來人調查，有這條條好說話，也不要你費事，打個手印就得了。你給我打個，你家有墨嗎？咱知道你不會寫，就給你寫好帶來了。」

他把條條往桌上一放，那上面寫着：

今有陳五兒租到徐紹堂名下耕地九畝收糧四石四斗按政府公示四六對分應交一石七斗六升恐後無憑立此爲據

立字人陳五兒

他怕陳五兒看不懂，唸了一遍給陳五兒聽，對方聽完了，快生生地更正道：

「地掌櫃，這……這個條條寫錯啦沒有？……」

「哦，你這個人真是死心眼，租子是租子，條條是條條，條條是給政府看的嘛。」

「那，那不是騙政府了嘛！」

「什麼騙不騙，你沒見過市面，公事嘛，就是這個樣兒。」

「公家人會不會知道？」

「不會的，——天知道，地知道，咱們兩個人知道，別人那達會知道。」

「唔，別人不會知道……」

「打吧。」

陳五兒站在那兒沒動，他不知道怎樣才好。

徐紹堂見他沒動，他的臉立時沉下來，冷冷地說：

「人有心樹有根，咱沒見過你這號沒有心肝的人。剛才王興發還提着要典你那地，咱都回掉了，誰知道你是這樣忘恩負義的人。」

這是有力的一擊——這一擊里面：含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陳五兒頓時想起那天晚上在穀倉前平台上的情景。如果不按照徐紹堂的意思去做，他知道，那九垓地是不會讓他極的。徐紹堂看他楞在那兒，就果決地問他：

「你家有墨嗎？」

「有。」

「去拏來。」

陳五兒站在那兒，癡癡地，也不動，也不說話，像個木人似的，聽他擺佈：叫他做甚他做甚。他心里一滿不情願，表面上却又不敢拒絕。徐紹堂走過去，拏過他的右手的食指，按了點墨，在條條上打了個手印。徐紹堂拏過條條來，對着沒有乾的墨跡，張開嘴吹了吹，臉上堆了笑容，心滿意足地說：

「過一天，請你到咱密里仲仲，再喝兩杯，爾個咱還有點事……」  
徐紹堂帶上條條，到別的夥子家里去哪。

七 「租子嗎？減了減了。」

「區長爲咱們老百姓辦事，整天價跑來跑去，熬了吧？」

「不熬，爲人民服務是應該的。」

「在咱審里伸伸……」

「別客氣。」

「今兒個到咱們鄉下來，有甚公幹？區長。」徐紹堂裝出一付完全不知道的神情問，「炕上伸伸。」

站在區長旁邊的胡九林慢吞吞地給區長做了回答：

「區長下來，要了解了解咱們鄉上的減租情形……」

「哦，好嘛。」徐紹堂殷勤地端過茶來，旋即匆匆到隔壁審里招呼一聲，笑盈盈地走回來說，「區長和鄉長都跑餓了吧，在咱家吃飯，喝兩杯酒，大家好久不見了，聚聚，嚐嚐。」

賀志功性急地站起來，想要走，但一想：事情還沒辦，便站下來，阻止道：

「咱們剛吃飯來的，不要準備，——你府上去年的租子減了沒有？」



「租子嗎？減了減了。」徐紹堂一個勁的點頭，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減租是好事嘛，政府說的好，減租是爲了抗戰，也是爲了增加生產嘛。年時專署頒佈的減租法令，那上面的道理，咱們一滿都解下哩。……」

區長看他講話，彷彿是開了閘的水流不完似的，句句有理，頭頭是道，就不像是從壞處草嘴裏說出來的。他不好意思當面戳破他，便攔腰打斷他的話，問他的詳情：

「你收的租子是昨個和夥子分的？」

「政府的公示，不是夥種四六分定租三七分嗎？」

「去年秋上咱們鄉上都開會傳達，……」胡九林從旁補充了一句。

「這個暗記得，鄉長，你在大會上不是講了話嗎？咱如今還記得一清二楚呢。」他轉過臉來對區長說，「咱家的租子，一滿是按四六分的。」

「啊！」

區長思索地這麼「啊」了一聲，徐紹堂却大吃一驚，他似乎有個預兆，覺得區長不信任他，他虛心地補充了一句：

「夥子還寫下條條哩，區長不相信，可以看看……」他打開炕下沿的明晃晃的朱紅色的

油漆櫃檯，抽出屨子，顛巍巍拿出一疊條子，打開來放到區長面前，區長隨便拿起兩張來看，上面有名有姓，打了手印，全是按公示分的。胡九林看得很出神，見區長沒說什麼，他益發得意，不禁高興地說：

「咱們三鄉個個都像你，嘻，甚事都能辦。」

他望了區長一眼，這幾句話與其說是鄉長當面捧徐紹堂，還不如說是講給區長聽的來得恰當而又妥切。

「這是應該的事，夥子們成年四季在地里流汗，辛辛苦苦的，應該多分點租子，咱們只要够吃就是了，這個抗戰年月……」

「減租方面，你有什麼意見，可以告訴政府。」

「沒有，沒有，咱一滿贊成，」他欠一欠身，看區長那樣虛心徵求他的意見，低頭一想，不如乘這個機會刺他一下，試探地說道：「咱倒聽到一點別人的意見。」

「甚意見？」區長從炕桌那邊，虛心地伸過頭來問。

「這些意見，講起來也不很對……他們覺得減租大不公平，政府方面沒照顧到地主的利益……」

區長認爲這是一個地主方面普遍的問題，需要解釋一下，他默默計算了一下，就說：

「地主的利益，政府方面是照顧到了。咱們拿種一垧地來算算，就看出來了。種一垧穀子，從做壟修地算起，到收穫，」區長又屈指過細算了算，說，「就拿籽種算，也要十個工，除了一個驢工以外，籽子出八個工，一工按四十元計算，合三百二十元。按一垧地收六斗穀子計算，——去年才五斗收成——穀子照政府法令才分到三斗六升穀子，穀子一斗一百元，穀子能長四十元；要是穀子一斗八十元，六斗穀子是二百八十八元，籽子白賠了三十二元，這是穀子。穀草，籽子分三十斤，現在穀草是一塊三毛錢一斤，總共才四十五元，除過三十二元，下剩十三元，這是籽子辛苦一年到頭的紅利。地主呢？只出一個驢工，分三十斤草，算四十五元，二斗四升穀子是一百九十二元，一道算起來，要拿二百三十七元，請問你，誰的利大？誰的利小？你說政府照顧到地主利益沒有？」

徐紹堂一聽，暗自一算，確實有利，但他以爲這利是比從前少了，地主沒有地，籽子有舉動力不錯，他空手能種嗎？不過他表面上却改變了態度，說：

「照顧到了，照顧到了，兩個新政府辦事，地主籽子一滿都照顧到了嘛。區長辦事，走的端行的正，不偏三向四。那些人腦筋不開化，道理還解不下哩，多給他們說說，開化開化

他們的腦筋……」

區長看徐紹堂花言巧語，在這邊調查不出什麼名堂來，起身告辭道：

「打擾好久，咱們還要到別處去看看……」

「別忙，吃過飯去，」他走到審門口高聲叫道，「飯好了沒有？」

隔壁審里傳出小太太不滿意的聲音：「快好了。」

賀志功向鄉長暗示了一下，兩個人還是跨出了審門，區長堅決地說：

「咱們還有事，過一天再來吧。」

「吃了再去。」徐紹堂拉住區長不放。

「實在沒有功夫……」

徐紹堂看實在挽留不住，便改口道：

「那麼，過一天一定來，大家在一塊聚聚，沒有好菜，喝兩杯白酒……」

胡九林很滿意這一次的調查，徐紹堂的回答，給他向區上送的報告做了一個有力的補充。一走出門，胡九林連連稱讚：

「三鄉的統戰工作，咱們特別注意，爾個徐紹堂的腦筋可開展了哩，我們鄉上的人給他

動員了好多次，才有今天的成績，政府有甚號召，徐紹堂都執行，響應。」

「怎樣見得？」

「別的不說，就拿減租來講：你看，他的租子都是四六分了，——要是在從前，哼，你敢動他一根毛？小孩子看見他來，連哭也不敢哭哪。」

「租子的事還不大可靠——」

「噢，區長，你說甚？這還不可靠，你親眼目睹的條條。」

「這只是一面之辭，不知道區書閣爭先他們調查怎麼樣？」

「有手印印還會假造嗎？區長，咱說句不客氣的話，你是個多心眼。」

「不是多心，騎着毛驢看書，你走着瞧吧。」

## 八 陳五兒忽然不見了

區書李德霖和農會主任閻爭先進行了一天的調查研究工作，開頭的時候，幾家的嘴都很緊，都說減了租。可是談吐之間閃閃爍爍，含含糊糊，談不出一個眉目來。走到白長成家，他們改變了方式，先從牛頭峪村談起，把牛頭峪減租的過程，從明減暗不減到減租保地說了個詳詳細細，增加了對方的信心，李德霖然後才問他個人去年的租子咋個裝的：

「區書，咱倒有句話問到前頭……」白長成說。

「什麼話，盡管說。」

「今年減租，農會是不是管到底？」

閻爭先一聽這話，跳了起來，質問道：

「長成，你這話咋講？」

「這兩天，」白長成恐怕話說出去收不回來，他改變了口氣，給自己留下迴旋的餘地，說，「村裏人都言傳：租子裝啦就算了，多少有啥好說的，說出去有球用！讓地掌櫃知道，反而吃虧，誰也不敢吭一聲。」

閻爭先拍着自己的胸脯說：

「說出來不怕，天大的事，農會頂着。」

白長成沒有答應，他的眼光注視着李德霖。李德霖懂得他眼光是詢問這話可是真的，他向白長成點點頭。閻爭先又補了一句：

「不說出來，自己吃虧。」

白長成還不甘心，他逼緊了一句：

「說出來，沒保障，還不是自己吃虧。——偷雞不着，蝕把米，那才是活該。」

區書李德霖開口了：

「不會的，這次要澈底檢查，澈底實行減租。你講出來，咱們絕不讓人知道。」

「區書，你這話可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白長成這才透露了口風，承認去年租子是對半裝，沒按四六分。他一說出口，馬上態度就變啦。他想到他一人說不頂事，這是對眾人謀慮的事兒。要眾人起來才中。人多勢衆，地掌櫃就是要什麼，也不怕哩。李德霖頓時鼓勵他一陣，問他還有誰們多裝的，白長成笑了

笑，爽快地說：

「區書，老老實實說，去年的租子，十家有九家是照老樣兒裝的，誰們心裏不想減租！可是沒人撐腰，誰也不敢言傳。別的不說，就說李老漢家吧，胡不楞家吧……你們去調查調查……可別說是我白長成說的。」

他們又調查四家是對半分了。再問下去，就沒有人承認，都說按公示分了。李老漢和胡不楞却咬緊牙關，一字不漏，給你無從下手。區書把這情形告訴了白長成。白長成站出來說：「那麼，我和你們一塊兒去，不怕他不說。」白長成帶着他們先到了李老漢家，他首先承認自己長裝了租子，並且已經告訴農會了，這樣李老漢胡不楞這些人的胆子也大了。在白長成的說服之下，有四家說出長裝了租子。

李德霖從這九家的情況判斷，三鄉絕不止這幾家，一定還有，他和閻爭先商量一個辦法：由農會召開租戶會。從大會上有人承認沒減租來啓發和幫助衆人說出真實情況。

晚上，村裏人吃罷飯，夥子陸陸續續走到閻爭先的窩裏來。陳五兒來的時候，閻爭先那孔窩裏已擠得滿滿的了：炕上的人像一尊尊泥塑的佛像，一個緊挨着一個，盤腿坐着；炕下面椅子上，鍋台上，桌子上都坐的是人，後來的人就站在地上，蹲在門口，形成一層一層的



肉臉。這麼多人擠在里面，像是把窖洞擠大了似的。陳五兒在人叢的前後，立在門檻上，從黑幢幢的人頭上望過去，窖當中有一張方桌，上面放着一盞小菜油燈，燈光很暗，一陣陣發出油烟子，縈繞在上空，燒得有點噲噲子。區長和閻爭先在方桌旁邊，向四週掃了一眼，好像是看人到齊了沒有。還沒開會，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鬧得熱哄哄的，屋子裏有點悶熱，陳五兒站在門口身上却有點冷，感到一般熱氣往外流。他悄悄進去，像一個犯了罪的小偷，生怕叫人看見，蹣起脚尖，胳膊（躡）在靠門的角落裏。一會他聽見區長說話：

「今兒個找大家來開個會，不是爲別的，就是減租：去年減租不徹底，有的根本沒有減。減租是爲了咱們衆人謀利益，大家要執行，分了柴好燒火，分了糧能吃，分了草能喂牲靈，能賣錢，咱們知道有許多人沒有減，爾個在會上，可以說出來。」

聽到這兒，陳五兒身上出了一陣冷汗。佝偻着背，本來頭已經够低的了，這時他更低下去，差點要低到褲襠那達了。他想區長的本事真不小，他沒有減租，區長怎麼知道的呢？難道地掌櫃自己說的嗎？不會的，要是地掌櫃要說，會不通知他一聲？天下沒有這個事，徐紹堂叫他不敢對人說嘛，他記得明明白白，那麼，究竟是誰言傳的呢？區長既然知道，他該不該說呢？他盤算着，不敢抬起頭來望衆人。幸好區長搭救了他，又說道：

「有的人已說出來了，白長成，你長裝了多少租子？」

一個年青的小夥子，在灶台那邊站起來，抹了抹嘴說：

「一石二斗四。」

另一老漢站起來說，「咱長裝了六斗二。」

閻爭先坐在方桌旁邊，在一張白紙上，用他歪歪扭扭的那手毛筆字在記，說一個記一個，記完了九個，陳五兒聽見區長在問還有誰長交了租。這聲音好像是對陳五兒發的，而且陳五兒覺得區長一定在用眼光找他。他想藏起來，又無處可藏，門口已經給後來的人站滿了。會場上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閻爭先抬起頭來，號召眾人快點說，這是給自己謀慮的事，不說自己吃虧。陳五兒聽見閻爭先這些話，他益發不安了，每一句話都是在勸他似的，他用兩隻手把耳朵堵住，身上有點打顫。但聲音有點怪，還是聽的很清楚，閻爭先在叫：

「陳五兒，你呢？」

這可糟了，陳五兒混身發着雞皮疙瘩，他把眼睛閉起來，裝做沒聽見。但是站在門口的人眼睛不知道爲甚麼尖，居然對衆人說：

「陳五兒胳膊糾在這達，別是睡覺了。」

窰里頓時掀起一陣鬨堂大笑，旋即那些黑煤球似的腦袋瓜子，都轉過臉來找陳五兒，陳五兒被他前面的人拉了起來，他狼狽地站着。

「陳五兒。你租子減了嗎？」

「咱裝了——」陳五兒的聲音有點哆嗦。

「你按照幾成裝的？」區長接上去問。

「按，按公示分的。」他不敢不照徐紹堂的話說。

「裝了多少租子給徐紹堂？告訴農會，好退。」這是閻爭先的聲音。

「按四六裝的。」

「裝了多少嘛？」白長成接上去問。

「裝了多少？」陳五兒只記得一共是交了兩石二斗，按四六分是多少？那條上寫的究竟是假的，沒記牢。爾個要計算一下，一時急着又沒算出來，便含糊糊答道，「一記不清了。」

「長裝了多少，說出來吧，不要緊。」閻爭先口直心快地說。

「說出來好退租。」白長成催他。「別怕，退了租子有飯吃。」

「裝的租子咋個會記不清，」區長感到奇怪，「沒減吧？」

蹲在窰裏許多長交了租子沒說出口的佃戶，都低下頭，生怕問到自己，同時暗中在記算按四六分該是多少，待一會問到自己好答覆。陳五兒吶吶地，說話有點吃力，勉強地答道：

「是減了嘛！哄人不是他娘養的。」徐紹堂就好像站在他旁邊，他不敢說真話。

「那麼是多少？」閻爭先急着問。

「這，這，」陳五兒一急，便說不出話來，「咱婆姨知道，她經的手……」

正在這時候，區長賀志功和鄉長胡九林從徐順家溝回來了。他們一在門口出現，首先被閻爭先發現——他們等區長很久了，——窰裏掀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擠在門口的，蹲在地上的，站起來讓開一條路，給他們進來，一同親熱地抓住區長的手，你一句我一句，言語的聲浪把他們兩人重重包圍起來了。在亂哄哄當中，陳五兒抽了一個空子，他偷偷回家了。

窰裏的人慢慢安定下來，區長叫大家蹲下，會繼續進行。他看衆人不敢說出多裝了租子，就進一步向衆人解釋道：

「政府早有減租法令，多裝租子是錯誤的，自己吃虧，減租法令是保護你們的！地收不

回去的，你們多裝的租子，講出來，好退租。」

「減了租，地真收不收回去嗎？」有人懷疑地問。

「真的。」白長成說，「咱親耳聽區上人講的，不假。」

「鬧爭先的地呢？不是叫徐紹堂抽掉了嘛。」一個中年漢子不信任，補充了反證。

「這是前年的事，地還是要交涉回來的……」

夥子們當中交頭接耳地談開了，聲音很細微，只有附近的人才能聽見：

——這可好，你多裝了多少？

——誰不想退，就是地……

——區長不是說了，不抽地……

——說出來吧……

——要衆人都說，一個人可不敢……

盤繞在佃戶腦中唯一猶豫不決的重要問題，給區長幾句話說開了。白長成見衆人還猶豫不說，他火了，躡在炕上，指手劃腳，像公家人在會上演說般的說：

「咱們勞苦人，一年到頭在地裏熬，披星星，戴月亮，風吹雨打，這個苦，咱們都是身

受的。衆人都知道下不了籽出不了苗兒，開不了花，結不了籽，收割了，打下了，才吃到嘴裏，一下子叫地掌櫃裝去一大半，咱早就想減租了，好容易才巴到新政府，給咱們老百姓辦事，誰多裝了租子，肚裏有數，爾個不說，還等甚？」

他的一句句話，都說到夥子心坎裏，那話如同火種一般，在大家心坎裏激起勇氣來了。開始有人說了，你多裝了三斗，他多裝一石，一共有十二個人說了，還有少數胆怯的人仍不說。這時，又問到陳五兒，很久沒回音，四處一找，衆人才發現他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了。

## 九 割去的肉就不痛了

陳五兒婆姨看陳五兒那麼早回來，她伸頭到門外一看：門外黑洞洞的，靜悄無人，下面鬪爭先的窰洞裏，掀起一陣掌聲，噼噼啪啪像炒豆似的，迴音縈繞在山谷裏；隨着靜下去，又浮起人聲。她於是追根到底，問一句答一句，他老老實實說出來，等她完全知道他早回來的原因，便把桌子一拍，破口大罵道：

「看你這個糊腦松（糊塗之意），吃了虧，往肚裏嚥，兩個政府來調查了，清口白牙，上四廿的人，爲什麼不說？」

陳五兒沉默着，稍等了一會，才怯生生地吐出低沉的聲音：「租子都長裝出去了，割去的肉就不痛了，本鄉本土的人，要和人家去要，見面眼花面熟的，實在難爲情，咋個好開口嘛。」

「有甚難爲情，你少給壞菟豆租子，他就不答應，人家可不同你講甚眼花面熟，人家認得的就是顆顆，不認得人，他長裝了顆顆却不怕難爲情，你怕個甚？」

「講了，租子還是要不回來，有個球用。自古有錢的人總是和公家人通的，到頭還是稀

活人吃虧，別想討眼前的便宜，後來吃虧說不出。租子要不回來，地又被人家要去，弄得駝翻筋斗——兩頭不着地！顆顆已經長裝給人家，拿出去就不疼啦……」

「不痛，過兩個月看你吃個球！」

「天無絕人之路，十多年來沒餓死，難道爾個會餓死，吃不上乾的，喝稀還不行嘛。」

「打下的顆顆，都裝給壞堯豆，爾個政府幫忙，還不敢出頭要，——咱算買了個沒底的罐子，把你看透了。」她越想越氣，站起來說，「你不去，咱跟區長他們說去。」

陳五兒嘆一聲從炕上跳下來，攔住她，哀求道：

「不能，千萬不能，你一說，壞堯豆會抽地的，爾個有地種，還有稀的喝，抽了地，連稀的也喝不上了啊……」

「抽地……」她聽到這一句話，心頭也軟了。她也有幾分怕地掌櫃，如今雖說開減租，還摸不清公家的底細，別像閻爭先那樣的抽了地；壞堯豆這種人是說的到做的到，也不能不防他這一手。她就不堅持下去了。

「唔，後面牲靈還沒上草，你去看看……」

「好，讓你舒服一下。」



她嘴上沒固執要陳五兒隨大夥去鬧減租，心裏却總不滿意娃他大這個廢包貨，狠狠睨視他一眼，她才走了。

他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落在窰門外邊，他連忙閉住嘴，走過去。外邊有敲門的聲音。他去開門，進來的是區書李德霖和閻爭先。他們開完會，商量了一陣，覺得地主方面不容易調查，這方面攔一攔，集中力量先從夥子方面下手。在會上沒說的，就個別訪問。區書和閻爭先担任陳五兒他們五個夥子。區書一進門就問：

「陳五兒，你去年究竟裝了多少租子，告訴咱，不碍事兒。」

陳五兒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就算好了，信口答道：「一石七斗六。」

「租子真減了嗎？」

「可不是真的，誰敢瞎說，那不是自己吃虧嘛。」

陳五兒對區書補了一句，「咱們一滿是按公示分的。」

「聽說，你給徐紹堂寫了條條，可真有這回事兒？」區書關心地問。

「有，真有，咱還打了手印哩！」

「那條條……是真的？」爭先哥問，「五兒，有話要說，——別啞吧吃黃蓮，……」

陳五兒嚇了一跳，臉上白格森森的，他接上去說，「那條條……是真的……」他過去摺了兩杯熱水放在區長他們面前，說，「先喝杯水吧，你們熬了一整天。」

區書覺得陳五兒口閉得這麼緊，一定有原因，一時說不清，要慢慢來。他們走了。陳五兒婆姨從後面端着一個空升子回來。她問剛才誰來了，陳五兒不敢說，信口支吾過去。

## 十 風吹雲散日頭出

天剛朦朧亮，山下遠遠傳來一聲聲富有韻味的駝鈴聲，叮噠——叮噠……悠長地劃過山野的寂靜的晨空。這清脆的聲音慢慢低下去，消逝在山的那邊，向遙遠的瀰漫着風沙的塞外去了。

閻爭先披着那件破羊皮襖，冒着迎面吹來的寒風走去，到陳五兒家來，他在門外叫道：

「陳五兒，起身了嗎？」

「起身了。」陳五兒掩着懷，扣子還沒有扣，開開門，揉着惺忪的睡眠出來了。

「到徐順家溝退租子去……」

「爭先哥，咱租子減啦，不用去，你們去吧！」

「減了租去看看也好，鄉長說的，夥子不管減沒減，都要去……」

「你們要去，你們去吧，咱今兒個還有點事哩嘛。」

陳五兒婆姨在窩裏聽見他們談話，娃他大又不肯出頭露臉，她連忙扣上衣服，大步邁出來，急着說：

「退租是好事，爲甚不去！你不去？去！爭先哥，咱們一塊到徐順家溝找塊堯豆去！」

陳五兒鼻尖滲透出一粒粒晶瑩的汗珠，他漲紅臉說：

「你又着急了，窩裏還有這些事沒做哩嘛。女人家做做飯，生蛋，要開啥個會？——你一出門，娃娃誰管呢？」

「你。」

「飯呢？」

「咱回來做。」

「知道什麼時候散會，你不能去。」

「你爲甚不去呢！」

陳五兒不好堅持下去，也不敢過份批評她，無可奈何地應承下來。

「好，咱去，咱去。」他又補上一句，「公家人在跟前，才好辦事兒。」他一想這話露出了馬脚，管他啥事兒呢！連忙更正說，「只要大夥去，咱也搭把手看看。」

「這不用說，能辦到。鄉長早去佈置會場了。」

陳五兒扣好扣子，他又表示他去沒甚好說的，只限於參加這個會，湊個熱鬧。閻爭先沒

給他說什麼，點點頭。

馬家崑底的夥子們，三五成羣，東一堆，西一夥，集中到村口的打谷場上來了，分成五個小組，由農會主任閻爭先領着。四十多個人，浩浩蕩蕩，熱熱哄哄，一條長長的行列，向徐順家溝去了。

一輪紅日，衝出重重的雲層，含羞的，慢慢從東山的背後，露出臉來了。

退租的行列剛進村，就被徐紹堂瞅見了，王興發站在他旁邊，兩個人正在拉話，王興發

說：

「你看，鄉里那股稀活人來了，他還要吃飯呢！」

「喝雄！」徐紹堂氣呼呼地厭惡地吐了一口痰。

「人家還要在窩裏伸呢！」

「爛糠嘴，長工腿，就在露天地裏胳膊糾着去吧！」

夥子們漸漸向他們面前走來，徐紹堂一把拉過王興發，說：

「興翁，到咱窩裏去伸伸，咱見這些賤貨，咱就生氣。」

夥子們走進街上，便轉向東去，到村頭的三鄉的小學堂裏去了。這是一間大平房，一進

門靠牆放着一塊黑板，上面懸掛着紅紅綠綠的萬國旗，交叉地成了「十」字型，「十」字當中掛着一個大紅花球，球下面垂着一長條的綠穗子。屋子裏已經坐了一大堆人，亂哄哄的，他們在雜亂地交談着，議論着。馬家崑底的夥子走進去，吸引了教室裏所有人的注意力。先到的徐順家溝的小夥子興奮起來，他們以主人的身份，讓出了座位，自己則擠到後面去，有的乾脆坐在窗戶上，坐在課桌上。一個年青後生，坐在窗戶上，大聲喊叫：「歡迎馬家崑底唱個歌子。」馬家崑底沒人應聲，他們於是用掌聲來催促，白長成在人叢中伸一個頭回答他們：「歡迎徐順家溝先來一個。」馬家崑底的人也拍掌歡迎。

胡九林在人叢中走來走去，看看地掌櫃還沒來，他派人去請。地掌櫃一個個慢慢走進來，徐紹堂走進來的時候，馬家崑底的夥子已唱過一個歌子了。他對屋子裏每一個人都掃了一眼，在人叢當中，他發現陳五兒居然也在裏面。不過他的眼光碰到陳五兒眼光時，對方有點躲躲閃閃，有意避開他的視線，擠到人背後去了。今天陳五兒胆子大了些，人多勢衆，雖然躲閃，却仍然無懼地站在那邊。他第一次感覺到像他這樣的人在徐紹堂面前，也可以伸直了腰站着，並沒什麼了不起。但是他畢竟是徐紹堂的夥子，看見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徐紹堂看完了衆人，最後他的視線有意落在鬪爭先的身上，那眼光彷彿說：「看你這個

窮後生，今兒個可抖了起來了，可是孫悟空翻不過咱如來佛的手心，手裏捏着影子減租的條條，你能把他咋向？」他走到靠窗戶的一張凳子上，在陳五兒面前泰然自得地坐了下來，旋即燃了一根火柴，點上旱烟袋，呼呼地抽着。

坐在他後面第四排的王興發，血直往上湧，心裏卜東卜東地跳，望看徐紹堂那泰然神情，給他一種安慰似的，心稍爲定了。

徐紹堂背後的影子們，擠眉弄眼地指着他的脊背，會心地微笑着。亂雜雜的交談聲低落下去，等胡九林站起來看了衆人，連低低的私語聲也沒有了，只聽胡九林一個人帶着濃重的鼻音講話：

「咱們鄉里年上沒認真實行減租……」

這時候，教室外邊又來了一大羣婦女，挽着孩子，抱着娃娃，拖拖拉拉地趕來聽信了。屋子裏坐不下，就站在窗戶外面，有的就蹲在門檻上。屋子裏的聲音慢慢消逝，胡九林又接着說下去：

「風吹雲散日頭出，事兒都弄清楚，兩個要地主們把賬算清，長裝了的租子要退，退了租，以後大家有糧吃，要好好種地，多多生產，堅持抗戰，建設邊區。減租以後，影子的地

種好，租子也可以多繳，繳好租子，對地主也有好處……」

閻爭先接着說：「長裝了租子，在會上說出來，爾個好退。」

「咱去年長裝了一石二斗四。」這是白長成的聲音，他號召衆人說，「誰長裝了，說吧。」

「我不曉得公示，人家要裝多少就裝多少，我一定要他退，我長裝了九斗。」一個老頭接着說。

「我的租子，昨天向地掌櫃退，」叫做二虎子的中年人，指着坐在前面的徐紹堂說，「他不肯，他說他等錢用，還要抽地賣哩。」

閻爭先聽完中年人的話，頭上直冒火，忍不住跳起來說：

「徐紹堂就會對咱們耍這一手，提起抽地來，咱就傷心。咱種徐紹堂十垧地，咱刷塢根（崖根），壘地畔，挖圪塹，填水壕，深耕細作，薄地里上糞，爾個却够十一垧地了，」他轉過來對着徐紹堂說，「徐紹堂，你做事太無情，把我的地全收回去，說是自己種，後來又給李老漢種，你把咱的飯碗端去，開的咱兩年洩地種，咱們今天要講個清白！」

徐紹堂站起來了，他沒有閻爭先那股火氣，他明知今天的青勞對他不和，衆怒難犯，他



想把剛剛團結起來的衆人一一拆開，然後才給他重重一拳。打定主意，就心平氣和地先冷笑了一聲，然後才慢悠悠地說：

「閻爭先你別血口噴人，咱去年收租子，一滿是按公示走的，減了租，少收了好幾十石顆顆，」他從懷裏掏出一張公示紙紙來，大聲地說，「政府的公示，咱這達都有，你們看，」他把紙紙向大家照了一個面，「邊區租佃條例草案，你們解下不？」

無數的眼光射在他身上，可沒一個人理他。陳五兒心中暗暗佩服，徐紹堂究竟是地掌櫃，書香人家，一肚子文章，政府的公示人家摸得很清楚。他聚精會神望着徐紹堂手裏的紙紙，徐紹堂看看紙紙，搖頭擺尾地唸下去：

「第二章減租，第九條夥種，佃戶減租之後，其租額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土地副產物依約定，無約定者依習慣，」他轉過臉來笑嘻嘻地對那個中年人說，「二虎子，咱多收你的糧食，因為家裏沒有，散會後，趕明兒，咱趕緊去買來退你！」

那個中年人一股不平之氣，讓他這句話說得平服下去，軟下來了。徐紹堂看那中年人果然叫自己幾句話給拉過來，他馬上集中火力對着閻爭先打去，沉下臉來，理直氣壯地說：

「咱收回的地，是依照第四章，租佃契約及佃權第二條，有下列情形者得收回土地……」

閻爭先對草案並沒有研究，畢竟是個老粗，土生土長，拿鋤頭把出身的人。雖然上過三幾月的識字班，字認的不多，看路條還要打疙瘩，何況是草案哩。但他聽區上說抽地不對，自己可又說不出一個道理來。瞪着兩隻大眼睛，氣呼呼地說不出話來。陳五兒兒看見閻爭先都讓徐紹堂說得目瞪口呆，他料想今兒個的會開不出甚名堂來，他還惦記着地里上糞不夠，想扯開腿就跑，可是這次不像在閻爭先窩裏開租戶會那麼方便，門口都叫人堵得嚴嚴實實，別說出去，連呼吸也有點困難。他後悔出來時，在半路上溜溜走，真是活受罪，命該如此。他靠在牆上，閉起眼睛打盹。

胡九林却不同。減租以前曾在區上開過幾天會，自己沒事也把草案過細研究過，徐紹堂的話嚇不住他，他過去把徐紹堂手裏的紙紙拿過來，看了一下，打斷徐紹堂的巧辯，說：

「徐紹堂你搗什麼鬼？別拿草案嚇人，條例上那一條叫你對抗減租任意抽地？」

閻爭先給胡九林這一提醒，渾身突然增加了勇氣，擺開陣勢，向徐紹堂反攻：「徐紹堂你別胡日鬼，騙什麼人。因為前年個咱要減租，你才把咱的地抽回去，你說你自己種，你自己爲什麼不種？」

兩股火力向徐紹堂射來，他坐在那兒仍然屹立不動，他想：「咱的地，愛叫誰種就叫誰種，管你閻爭先球事！」但他沒說出來，只是視閻爭先冷冷笑了一下。閻爭先的話如一把火種，把衆人不平的情緒燃燒起來，隨着白長成站了起來，門外的人墊起脚尖往里擠，四面八方湧起了呼聲：

「叫壞莞豆退地！」

「把地退給閻爭先種！」

「把地退給閻爭先種！」

「退地！退地！」

「咱們夥子，沒有地，拿球種！」

「不退地把壞莞豆送到區上去！」

從教室後面的角落裏冒出自長成這麼一句，像隻冷箭似的，一直射到徐紹堂的心坎裏，他的臉色有點發白了。陳五兒在迷迷糊糊的睡眠狀態裏，給大夥的聲音吵醒了，他看見徐紹堂拿着旱袋烟的手發抖，默默不語，使得他有點不解。他揉一揉眼睛，望着衆人，衆人的眼光都射着徐紹堂的身上。

胡九林讓衆人靜下來，他望着徐紹堂高聲說道：

「你不該抽地，這地還是讓閻爭先種！」

下面的人附和道：

「讓閻爭先種！」

「不讓不行！」

徐紹堂看各人的情緒高漲，勢頭很洶，這火力，他一人感到抵擋不住了。他的友軍王興發遠遠坐在後面，一聲不響，好像有意要看徐紹堂的笑話似的，他睨視地望了他一眼，笑他沒有胆量。他設法要讓過這風頭，不答應下來，對自己是沒有好處的。不過他還要保持着自己的尊嚴，不能隨便開這個惡例，抽地是他唯一的武器，豈可馬馬虎虎給人家繳械？但必須把地給閻爭先種，才能不息下來。他改變口吻說：

「爭先沒地種，咱早就想到了，咱的地誰種都是一樣的，只要爭先要地，咱還可以給他種，這不算啥。」

他說得落落大方，彷彿早就想把地給閻爭先種似的。衆人的激憤的情緒這才平下去，胡九林叫衆人一一坐下談。陳五兒對這件事有點迷惑，他又看了徐紹堂一眼，剛才的話明明是他

講的，徐紹堂竟然肯退地嗎？這個事兒就有點怪了，那麼，就是說可以減租保地了。徐紹堂爲甚親口答應，甘心這樣做呢？會不會是假的？不會的，當着鄉長各人說的話還能假嗎？他想起古人一句話：「三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人多勢衆，就是著名的壞莢豆，也不得不在各人面前低頭的。這給陳五兒一股勇氣，徐紹堂的權威，在他面前削弱了一些，而且覺得徐紹堂並不是不能碰的。不過他還有點不明白的，就是胡九林公然幫助閻爭先這些夥子說話，難道你個公家人和有錢的人真的不穿一條褲子了嗎？減租保地以後，徐紹堂是不是還會有什麼花樣呢？他還摸不清。

陳五兒端端地坐在那達，不再打盹，他覺得這個會有用場，提起神來聽。接着又有許多人提出長裝租子的事，徐紹堂的態度更加軟弱，沒有先前那樣強硬，陳五兒益發奇怪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兒，世道變了嗎？去年長裝的四斗多的租子像一個鬼影子似的，隱隱約約地在他面前閃來閃去，他婆姨所說的過兩個月就沒有吃的了，這句話的聲音在他耳朵裏越來越響，這聲音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沖激着他的思潮，他幾乎想站起來講話，剛伸直了背，想立起，看見邊旁的徐紹堂，他又安安穩穩地坐着。

白長成走到他後面，推了他一把，低低地說：

「五兒，你有話說啊！」

「咱，沒甚說的。」

「租子……」

「租子？」陳五兒吃了一驚，像是什麼秘密被人發現似的，他紅着脖子，說不出話來。

「就是租子啊，你自己還不知道嗎？」白長成暗暗指着徐紹堂說，「你長裝了他多少，趁這時候說出來，好退租。」

「咱……咱……」陳五兒吞吐吐，還是不敢說，「咱沒……沒長裝租子……」

「得了吧，你以為你的事，別人就不知道了嗎？」白長成誑他，想騙出他的話來。

「咱的什麼事？」

「你自己知道。」

徐紹堂見他們兩人囁囁咕咕（徐紹堂一直在注意陳五兒的行動），暗中拉着他的灰棉襖的角，止住他，私下用食指和大姆指比了一個圓圈，往他面前一送，暗示給他，只要他不說話，出去以後給他錢。

白長成看徐紹堂那個勁頭有點鬼，他拉陳五兒一把，陳五兒在人叢中露了一個頭，旋即

就坐下去，引起了大家的懷疑。有人對主席胡九林提議，要他說話。這提議，李老漢首先站起來贊成。衆人把陳五兒拉了起來，有人問道：

「徐紹堂把你拉住做甚？」

原來衆人注視着徐紹堂，剛才徐紹堂拉他，自以爲很秘密。誰知道衆人都看清楚哩。

陳五兒吶吶地說不靈清，誰也聽不清他說什麼，滿口講的只是：

「他……他……」

「他叫你幹什麼，說吧，陳五兒，天掉下來有咱們農會給你頂着，」閻爭先看他吞吞吐吐不肯說，急得額頭上暴着蠶似的青筋，給陳五兒撐腰，大聲說，「這是咱們翻身的年月，有話儘管說吧，誰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說完話，他有意看了徐紹堂一眼。徐紹堂見事情不妙，怕陳五兒嘴上無毛說話不牢，就斜刺里殺出來攔住他的話頭：

「陳五兒講話要還良心，往後日子長啦，咱待你……」

他的話沒講完，一眼望到門外站了一個中年婦人，兩道眼光正射在他身上，他心慌了，腰伸不直了，話也就說不下去啦。

那個中年婦人是陳五兒婆姨。

她把飯燒好，見陳五兒還沒回來，又聽說今兒個是開會分顆類，退租子，她怕陳五兒這個膿包貨，別又像上次晚上開減租會，不吭聲，回來落得自己吃虧，她便趕了來。先前是站在門外人背後，誰也沒瞅見她。她打定了主意：先不露面，也不開口，看會場上別人的說法，再看陳五兒怎麼個應付。輪到陳五兒頭上，他還是不敢開口，徐紹堂把他壓下去，她忍不住了，從門外走了進來。站在門口的人讓了一條路，全會場人的眼光都落在她的身上。陳五兒急得坐不是，站不是，暗下嘀咕着：

「這個敗興的婆姨，不看家，咋個跑到會場上來了，不早不遲，却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候來，真糟糕！」

他想上去叫她回窩裏去，可是面前一大堆人，咋個走的動，衆人又咋個能讓她回去。他還沒有想妥當，耳朵裏只聽見人聲嗡嗡的，閻爭先說：

「衆人靜靜，陳五兒婆姨有話講，聽她說……」

人聲靜了點，陳五兒婆姨大模大樣走到閻爭先旁邊，眼光望着衆人，可沒把徐紹堂放在眼裏，慢騰騰地說：



「剛才衆人的話，咱一滿解的下。咱也沒啥說的，明人不說暗話，好言好語不在多，只有兩句：娃他大去年也長裝了五斗租子……當時咱不知道，事後家裏顆顆短了，查出來的……」

她氣呼呼地說完了，剛才太緊張，鬢角上流下汗珠子來。她要退到門口去，臨走時，對着陳五兒加了一句：

「娃他大你這個膿包貨，你鼻子底下不是有個嘴，吃了人家的虧，爲甚不開口呀！」

「陳五兒說啊！」

「說啊，陳五兒……」

陳五兒見自己婆姨說了，徐紹堂也沒怎麼樣她，他的胆子斗然大啦。衆人催他說，覺得自己更威風，好像在異鄉遇到了親人那般愉快，大家和他一條心，給他撐腰，他還怕個甚。他竟然不對徐紹堂看一眼，就逕自吐出心中的苦水了：

「咱口劣舌笨，傻子口袋裏的錢，沒數。衆人講的道理，咱可解的開，咱婆姨講的話，句句是真的，是有這麼回事，咱真的長裝了五斗租子……」

徐紹堂從肉多得打了摺紋的脖子紅起，一直紅到臉子上去了。他低下了頭，一會把那桿旱

烟袋拿在右手，一會又放在左手，不知道怎樣是好。

夥子中有人低低地說：

「咱就料陳五兒也多裝了！」

「可不是嗎，他從前還一口咬定說滅了，誰不知道他的話靠不住。」

「爲自己好的事還不說，傻瓜透頂了。」

「那還不是徐紹堂壓迫他的。」

陳五兒的話徐紹堂實在忍不住，鬪爭先是農會主任，給他做對還情有可原，一向在徐紹堂眼裏沒有地位的陳五兒也公然反對他了，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你！你！」徐紹堂拿旱烟袋指着他的鼻子說，「你做甚？咱們的租子不是滅了嗎？你還寫了條條，打了手印印，你忘了嗎？」

「那是假的，是你寫好了，拿着他手指，叫他打的，那天夜裏不是又給你送去五斗顆顆

……」陳五兒的婆姨代陳五兒回答了徐紹堂。

人叢當中浮起不平的聲音：

「嘻嘻，徐紹堂這傢伙真厲害！」

「他嘛，他甚事都想到，做到。」

「我早就料到那條條是假的，壞莞豆逼他打手印印哩。」

「壞莞豆只憑他那張嘴，說的好聽——明減暗不減……」

徐紹堂的臉子一陣紅一陣白，有點急了，說：

「那，那是五兒自己送給咱的嘛！」他向陳五兒遞話說，「五兒，你說是吧。」

「是你硬要咱送的，咱不送，你要典地哩。咱心里一滿不願，咱一年給，挑五六百担水，那才是人情呢！」陳五兒也理直氣壯的頂徐紹堂的嘴了。

鬩爭先插上來說：

「什麼人情？你爲甚不送陳五兒五斗顆顆，別胡日鬼了，你壓迫人，造假條條。」

「他也叫咱娃他大在假條條上打手印，咱家長裝了九斗租子。」蹲在門檻上一個年青婆姨站起來說。她的丈夫今兒個沒到場。說完話，懷里的娃娃哭了，她抱着娃娃到太陽地里，繞了兩轉，娃娃閉上眼睡了，她又走來。這時陳五兒在說：

「你的斗還是活梁，一斗要多裝三合多顆顆，你要對半分還不算，還多裝了咱升多顆顆。」陳五兒說到這兒，忍不住一陣心酸，聲音有點暗啞，不禁掉下眼淚嗚咽地哭了。

衆人憤怒不平的情緒又給燃燒起來了。年青的人，心里想，真料不到徐紹堂有這一手，但李老漢覺得夥子在地掌櫃面前，沒有一件事不吃虧的，像這樣的苦頭，他已經吃了一輩子了。他仍然安穩的坐在那兒。年青人可忍耐不下這把火，有七八個急性子人，向徐紹堂衝過去，白長成舉起拳頭來，想對他的脊背打。徐紹堂彷彿不知道，岸然坐在那裡不動聲色。王興發却給紹翁捏了一把汗，他退到靠牆坐着，把手里的水烟袋貼牆根放好，他背靠着牆，看了四下一眼，假設有人來打他的時候，他好靠牆躲避。胡九林見那幾個後生小子要動武，他走上去攔住，用手對大家按了按，說：

「大家還是坐好講理——造假條條，不減租，要多送五斗顆顆，還用大斗，是誰的過？」

陳五兒聽不懂話，以爲在質問他，他說：

「是地掌櫃強迫要的，難道咱稀活人，誰願多裝顆顆？」

「是徐紹堂的過！」白長成氣虎虎站在那邊說。

「是徐紹堂！」

徐紹堂一直在謀慮着怎樣對付這局面，總算讓他想出一條反攻的路子，又恢復他的威嚴，

說：

「不錯，這是咱的不是。咱要問鄉長一句話，四不楞種了咱十八垧地，裝了二石五斗租子，還短五斗租子不裝，這是誰的過？」

胡九林眼光向人叢中搜索，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個坐在窗戶上的中年農民，問：

「四不楞，按政府公示減租，是不是還短徐紹堂五斗租子？」

「對着哩。」四不楞點點頭，說，「有那回事。」

「那是你不對，」胡九林大聲的說，「政府的命令，一方面要減租減息，一方面要保證繳租繳息，你不把租子裝够，是你的不對，你甚時候繳？」

徐紹堂聽完胡九林的話，心里平靜下來，覺得政府這樣，地主的權利就有了保證。

四不楞從窗戶上跳下來，向前擠了兩步，說：

「咱沒裝够租子是有原因的。」

「有甚原因？」主席問。

「徐紹堂沒給咱換約。」

「有這事兒嗎？」鄉長問徐紹堂。

徐紹堂點點頭。胡九林說：

「你把約給他換了，四不楞你回去把租子給徐紹堂，政府法令要保證減租繳租。」

「能成。」四不楞坐下去了。

從人叢當中，傳上來一個條子，一直傳到胡九林手里，他打開來看：是地主王興發的。

王興發一直不安地坐在那邊，他看衆人對待徐紹堂那樣，心里有點胆寒，素來佩服的紹堂翁，都叫衆人頂得沒一句話可說，玉驥驤竟更加不行了。當那七八個後生要打徐紹堂的時候，他就想站起來說出自己不對的地方，等到徐紹堂在衆人面前一一承認，他看衆人的眼光都轉移到他身上來似的，他身上的血加速地循環起來，覺得再不說，真是不識時務哪。他想想站起來當衆人面坦白承認一番，可是缺乏這個勇氣，於是改用了條子，在上面寫出他有五個夥子的租子沒減，這是不對的，自動要求減，散會以後到他家去量顆顆。胡九林報告了這消息，他自己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教室里馬上響起雷樣的掌聲：歡迎他。他像是挑了二百斤的重担子要送到一個地方去，終於到了目的地，謝天謝地，他的身上輕鬆了。把牆根的水烟袋拿起來，點了火，他輕鬆地抽着。他心里想：「咱自己說出來，高低再沒有咱的不是了，你們愛咋向就咋向。」接着心安理得又吸了一袋烟。

到會的人都講出長裝的租子，胡九林叫白長成一記下來了。算完了賬，白長成向衆人提議道：

「松林會組織減租會退租，咱們要不要組織個減租會？」

「要，唯有這個好！」衆人說。

「人家有會，咱們也要。人家有那麼大的權柄，咱們也可以有，有了權柄，就能保住，還怕個甚？」白長成說。

「咱們組織減租會，你們同意嗎？」閻爭先問衆人。

「同意，這還有不同意的嗎？」李老漢說。

陳五兒說：「咱也同意。」

胡九林宣佈願意參加的就報名，不願意的不要報名，報了名要打手印。話還沒有說完，陳五兒就走到主席台前要打手印了，引得大家都笑了。有人說：

「名字還沒寫上，就打手印哪！」

一個個夥子都報了名，打了手印。陳五兒也打了手印，他說：

「咱們要選個頭兒。」

「選幾個？」主席問。

「五個。」

「龍多不治水，選上三個就够啦。」白長成說。

衆人都同意，但是陳五兒還有點補充：

「選要選抗硬，能辦事的。」

結果選出三個人：閻爭先，白長成和李老漢。在會上又展開關於租戶會工作的熱烈討論，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保佃抽地要經過租戶會，租戶會通過了才能抽地；按公示交租分糧，租戶會負責人不到，不准私交私分。同時租戶會保證向地主繳租，沒有特殊情形，不准拖欠。佃戶對地掌櫃無報酬的零碎活，挑水、鋤草、喂牲靈……一律取消。壓在佃戶身上的沉重的負擔從此取消了。陳五兒聽了這些好事，坐在那兒一個勁出神，忍不住笑。他又想起那九垸地，盤算怎樣趕緊多上些糞。李老漢低低對他說：

「五兒，租子減了，要把莊稼務的細細的，今年多鋤兩遍草。」

「種地不修畔，三畝變成兩畝半。」陳五兒的嗓子也響亮起來了，「咱今年要修畔畔，還要多上糞呢。不怕你笑話，咱今年爲了上糞，還給咱婆姨逗了幾場嘴，她不讓咱多上糞。」



哩。」他最後的幾句有意講得很高，讓他婆姨聽。

他們兩人拉話，聲音越講越高，興緻也濃，竟然忘記在開會，眾人沒吭聲，望着他們兩個人，他們兩人這才不好意思閉了嘴。胡九林借機會對徐紹堂這些地掌櫃們說：

「你聽，減了租，大家生產的勁都熱火起來了，多打顆顆，你的租子也可以多收了。比方說，打四斗顆顆，對半分，你不過得二斗租子。爾個一減租，夥子們多上糞多鋤草，打個五斗顆顆，就是按四六分，你還要拿二斗多租子哩。不減租，莊稼一年壞一年，你的租子減少了，地也使不上幾年啊。」

徐紹堂想想這道理也對，可是他嘴硬，只是微微一笑，沒吭氣。王興發老實說出他的心思：

「鄉長，咱從前解不下減租的道理，爾個可真解下了哩。減租對咱們也有利，政府又保證繳租，可美咋哩嘛。鄉長，你算給咱上了一課，真的開化了咱這個頑固腦筋了哩。」

胡九林笑了笑，他宣佈結束大會，說：

「咱們爾個到地掌櫃家盤糧去！」

王興發首先站起來說：

「好，先到咱家去盤。」

胡九林按照各個地掌櫃的夥子，分成小組，自己推出小組長，分頭到各個地掌櫃家去盤糧。陳五兒被選爲徐紹堂那些夥子的組長，他佝僂着背，今天因爲講話講的太多，一路喀喀喀地直吐痰。他在衆人前面，領他這個小組向徐紹堂家走去。陳五兒婆姨也跟着衆人走去。

太陽已昇到中天，放射出溫暖的陽光，照着脊背發出一陣陣熱氣，使人忘記了高原上春天的寒冷了。衆人走出村口，地里的野草綠茵茵的露在地面上，在春風里前仰後合地笑個不停，得意地搖擺着苗條的身子，好像在路邊歡迎陳五兒他們似的。陳五兒想着算回那五斗顆顆，他走得一步比一步快了……。

一九四五，四，十二日，重慶，龍吟村。

## 後記

把閻爭先所說的話：翻身的年月，摘來做集子的名稱，並非說作品裏所反映的主角已經翻身，不過因為這句話正確的勾勒出今天中國歷史發展的面貌。統制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靠這個制度用農民血汗築成的寶座，已經搖搖欲墜了。

「山谷里的春天」，是反映抗戰時期農民民主的要求，減租減息的勝利完成，初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團結了各階層的力量，取得了抗戰的勝利。農民——二千多年來被當做奴隸看待的農民——揹着歷史沉重的負擔，走上了政治舞台，這過程是曲折的，這路途是艱辛的。但是，他們有無限的智慧和排山倒海的力量，終於，他們像其他的人一樣站起來了，要像人一樣生活下去，而且要做主人。

中國社會經歷着深刻而急遽的變化。

對於這樣重大變化的反映，「山谷里的春天」顯得貧弱無力。即使這樣貧弱無力的小東西，一些高貴的地主紳士們，仍然是看不慣的。看慣嗎？去吧，恕不奉陪。

僅僅是減租減息，已不能滿足今天農民的要求，「耕者有其田」的呼聲，於是乎傳遍全國，響徹雲霄。過去的減租減息運動，只不過是「半翻身」，有的甚至說，「我們還沒有翻過身來，在爬着哩！」

今天要完全翻過身來，這就是土地革命。自然，用農民血汗養肥自己的人們，是看不順眼的，不免驚惶失措：有的在料理後事，做孤注的一擲；有的貌似同情，實係反對，到處喊喊喳喳。不過，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土地革命正在實現着，而且必定能夠完全實現的。要想挽狂瀾於既倒，倘非白晝做夢，便是癡人幻想。

舊的時代要一去不復返了，新的時代已向我們走來！

周而復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香港，北望樓。